

。夫船。子販小。兵士。民農。人工
。譯編。對校。生習練。徒學。員店
的。姐小。女婢。尙和。工校。爺師

生 活 紀 錄

編 社 活 生 書 讀

書叢活生書讀

錄紀活生

行印社版出活生書讀海上

年六三九一

目次

工人生活：

好容易才得到「修壞布」的工作

喬英 (一)

我怎樣管到了女工的生活

琴仙 (七)

「下回用木棍打！」

高杏芳 (一三)

收銅牌的一天

莊小景 (一五)

農民生活：

一個傭工的生活

焦大秋 (二一)

逃出農村，都市又不留我

坤元 (二六)

兵士生活：

入伍的第一天.....王謝 (三三)

小販生活：

靜坐攤頭.....汪任談 (四七)

我是這樣的認識了字.....沈力 (五四)

一個「地保腿」的自述.....王愚 (六〇)

一個小販的生活.....王平 (六六)

船夫生活：

船家.....阿美 (七三)

店員・學徒・練習生・的生活：

一位女電話接綫生的自述.....錢華 (七九)

從搓五刀火紙捻子到滾蛋.....李兆宜 (八七)

押典內.....金曼璋 (九二)

三家店的學徒..... 曼輝(一〇一)

替藥材店忙過三年的結果..... 羽翎(一〇八)

電燈公司的練習生..... 變 (一一七)

編譯·校對·教員·學生·的生活：

見不到太陽的校對生活..... 吳夢殊(一二五)

編譯員生活的另一姿態..... 文宣(一三〇)

弄堂小學老板..... 田家(一三九)

大學裏的生活素描..... 華華(一四四)

調查員·師爺·和尚·校工·的生活

在廁所裏遇到許多名作家..... 伴天(一五一)

還了俗的和尚..... 金勳(一五七)

烟苗調查員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 曠雲(一六九)

文不像文武不像武..... 海鷗(一七六)

婢女生活：

賤骨頭

李秀芝(一八一)

小姐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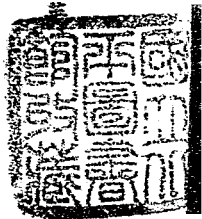
我的讀書生活

白 丁(一八五)

工
人
生
活

好容易才得到『修壞布』的工作

喬



今天早上七點鐘，拿着門票跟阿祥哥到廠裏去。

不知爲什麼，工廠的正門是緊緊的關着。阿祥哥領着我從側門跑進去，叫我在門房的窗下，他就進去了。只剩下我孤單單的一個人，眼睛在巡視着那生疏的環境——平坦的路，巍巍的廠房，和夾着路旁的花草。心頭在想起以後的事：有了工做，可以不愁餓肚子了！幾個月來積壓在心裏的苦痛，暫時都消失了。

正在說不出的快活的當兒，却來了一個女人，一邊拉着我往裏跑，一邊在哇啦哇啦的罵着：「你是來做生活的，一點規矩也不懂，這裏是你站的麼？」我沒有主意，眼巴巴的望着她，不曉得究竟應該回答她什麼話，只跟着她跑。她把我拖到大門右邊的走廊上，出死勁的推了我一下，接着一道指令：「站在那裏！」

走廊上原來早已來了三四十個人，却找不出一個相識的，都是和我一樣的要來做廠的，都是些十多歲的小姑娘。混在這些新的人羣中，起初心裏有點忐忑；但想了想，大家都是來做廠的小姊妹，同是被生活之鞭鞭撻着的人們，所以很快的就跟她們談起來了。不認識的只要拍拍肩膀，馬上就打起招呼來。

「儂啥地方人？門票是啥人拿把儂格？」

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她告訴我：她已經做過兩年廠了。一個是在中國廠做，前個月廠裏關了門，所以才到這裏來。家裏有一個母親是靠她吃飯的。淘紗，織布她都會。聽了她的話，不禁對她起了無限的敬仰。

大家問着，談着，一點也不感到寂寞。討厭的是那兩個死阿三，老是要來跟我們搗鬼，任意地打人家的腦袋，說了許多下流的話。我們像是被捉獲來的獼猴，這些東西，就是來玩弄獼猴的人。

接着又來了好些人，一共是六十多個女的，九個男的。有的像大病剛好的

，枯瘦到好像根隔宿的油條，爛口唇的，紅眼睛的，穿得襤褸襤褸的，排在一道，豐滿的也有，不過是很少很少。「生活，」把我們集合到這兒來，我很快的就結識了三個好朋友，快活極了！

九點鐘光景來了三個東洋人，都留着貓鬍子似的八字鬍。每人手裏捏了一根學堂裏那些童什麼軍拿的棍。把我們叫到空場上去，將官一樣的權威，發出命令來：「生手站在左邊！」「熟手站在右邊！」有的年紀輕一點的小姊妹大約是沒聽清楚，遲疑不決的站在中間，她們都領受了東洋人的拳頭。兩排人遙遙相對的站着，熟手那邊的人佔多數。一個東洋人緊抓着棍站在中間，牧羊人似的看着我們。其餘的兩個，一個到生手這邊來問話，一個去問熟手那邊。

從左而右的挨次問過去。首先是查看門票。看過門票，就開始問話：「你是那裏人呀？幾歲？做過廠沒有？」答遲一點的，東洋鬼子就毫不留情地對準了額頭一拳打過去。熟手那邊有六七人挨了打。生手這邊也有三四個，如果說是有陰

朝地府的話，我想，那裏審問的情形，也不見得比這裏還要冷酷吧？

問過了話，趕走了二十多個女的，八個男的，都是些瘦弱的小伙子。他們有的用袖口來揩眼睛，有的眼釘着我們捨不得跑。東洋人揮着棍喝着，罵着：「快給我滾出去！豬糞！」

她們回去怎樣呢？她們回去怎樣呢？心不在焉的接了東洋人一張紙頭。裏面印了好些字，什麼籍貫，年齡，履歷，住址，工會關係。能夠拿到這張紙頭已算是幸運的了。

不久來了四五個穿短衫袴的中國人，阿祥哥也在內。他們替我們量身材，磅體重。量了，磅了，都登記在發給我們自己的紙頭上。體格檢驗完了，就開始問話；仍舊是檢驗體格的人問。

「中國人問話，大概要好一些了吧？」我是這樣地想着，希望着。然而事實是這樣的：

「你有男人嗎？……沒有嗎？那該要一個了……」

「什麼地方人都不曉得嗎？豬糞！飯桶！」

難看的臉色，討厭的笑容，駭人的聲音……像審問犯人般的逐項的問我們。

真想掌他們兩記耳光。只有阿祥哥是比較的規矩。

花樣多到令人想不透，話問完了，接着又來了一套拍照的把戲，一個個的輪流的拍。十多雙眼睛釘着我們，有中國眼睛，有印度眼睛，有日本眼睛，生怕我們飛走似的緊釘着。

大家又靠牆的站着。有人在叫肚子餓，埋怨還不得回去。

等了又等，結果是把我們分開了，有的到一廠去，有的到二廠去。我和另外四個被帶到一個小寫字間裏，再遭了一次口供。最後的決定是把我們派到布房間去。

看看機器在轉動，看看人家忙手忙腳的在做工。這些做工的好親切，不停的

問長問短。半個多鐘頭之後，一個女書記才搖搖擺擺的走來和我們談話，她告訴我派定我以後「修壞布。」叫我馬上回家，明天再來上工。

回到家來，已經十二點半了。

以後有工做，不愁沒飯吃了。我真快活，媽今天也非常的快活。但是那些被趕出去的小姊妹呢，她們怎麼辦呢？她們的媽媽又怎樣呢？

我怎樣嘗到了女工的生活

琴 仙

生活的巨輪不停地轉着，飢餓寒冷可怕地逼迫着窮人。從小死了父親的我，在母親的悲懷中長大了。父親所遺的產業在我母親自己不能管理中毀滅了。這時我已十幾歲，那時我們的生活已經無所依靠。我母就此不得不忍苦耐勞的進工廠去做工。我因母親很愛我，身體又弱，她怕機輪會奪去她的女兒，所以不願叫我也進工廠。我是沒有兄弟姊妹的，這樣我們母女倆人就在這貧苦的生活裏度去。

但是在去年的上半年，爲着生活的逼迫，爲了種種的原因，我也開始跨進工廠去學工了。這樣我也嘗到了在工廠裏勞動的真味了！

站在這巨大的機械旁邊，整天的在牠的暴吼中，腦子也要震空似的。這又是



MG
203
28

在熱天的時候。尤其是在接到做夜班的時候，朦朧的立在這可怕的巨獸邊，睡魔跟隨着我。可是你不能閉眼的啊！假使你要剎一剎眼睛，一不留心，那巨獸就會吞沒你的手或……甚至生命哩！在這夜深的朦朧中，牠的聲響（機械）也變成淒慘了。像對我表示同情似的。我抬起疲倦的眼皮向窗外望着，天是黑得怕人，想到此時，人家正在酣睡中啊！而我呢？看看兩邊的工友，大家都還是瞌睡似地站着。

待到天漸漸的在發白了，這使我覺得有些興奮，快活的是快要回家去睡了。天亮了，換上另一班工人。於是我就疲倦地回到家裏想到牀上去睡。嚶！可是這時候母親已從牀上起來也預備上工去了。困乏的精神，把我的飢餓都忘了！搬着笨重的身子，就軟灘地橫倒板牀上。但是，母親的中飯是要我預備的呀！叫我怎能能安心地舒適地熟睡一忽呢？然而等我在迷糊地將要睡去的時候，這狹小的亭子間裏，却像蒸籠似的蒸了起來：這時下面正在燒飯，太陽又從窗外射進來晒在

我的牀上。有時實在疲倦極了，就在這火爐上熱悶中睡去。

這樣的過了不久，我就學會了工。但是却沒有工做了。（工廠實行減工，有的還做得到半天工，有的就此停止了工作。）這給了我一個猛烈的打擊，新進工廠就撞了壁。使我覺得多麼的痛苦同失望呀！不過我再想想；那般老工人們也都尚且挨着餓東跑西走在找工做，何況我是剛學會的新工人呢。

這樣的我也成爲失業羣中一份子了。然而後來終算找着了事，是一個朋友介紹我到一家外國人開的「洋行」裏去做事。不過我得聲明，我不是在這「洋行」裏做什麼寫字或做什麼「上等」的工作，這根本不是我這個從工廠裏擠出來的人所能做得的。這「洋行」是專賣「白種女人」穿的時裝。裏面和我做同樣事的有四人。在別人家看來，一定要說：「在這種「洋行」裏做事是很寫意的。」唔！寫意！然而這種寫意是坐汽車大肚子的人們所不願享受的啊！好，現在讓我來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受到的寫意吧。

「洋行」兩字已夠漂亮了！可是十二塊一月的工錢，飯吃自己的，地方離家很遠，每天走了許多路還要乘電車，每月除去車費——中飯就在那裏面買點東西吃吃，假使你口渴了要喝茶就到自來水龍頭上去倒，這是他們（外國人）對於我們做這種工作的人所講究的吃冷水的「衛生」。他們自己電爐上有咖啡茶燉着：然而我們的中飯不能回家去吃，是因爲路太遠了，費不起車錢，所以只好買點饅頭或什麼吃。口渴是喝冷水。這種吃法對於我們的身體上是怎樣的呢？

然而那樣的工作也夠你累了。從上午九點鐘起下午五點鐘止（有的時候爲了要趕裝運到外國去的貨色，那就得延長時間呢。）翻着許多五顏六色的什麼「美縐」，「和合縐」，「雙面縐」，「派力司」，「法雙縐」，「壁縐」，「喬奇紗」，「永豐縐」，「回文縐」，「華絨葛」，「縐緞」，「花奇喬」，「人字縐」呀！還有——終至我也叫不出名目來——做的衣裝（有着闊大的花邊的，都是西裝呀），看裁縫做得有污點沒有，損壞沒有。衣服上綉的各種花樣要把牠印

下來以備下次用。在遇着趕貨色的日子要整天的站着，眼睛也不能向別處望一望的，手提着烘熱的電熨斗，不停地在顏色華麗的衣裝上，用力的來往推動着。

在夏天，天氣雖然那末悶熱的時候，但是爲了要防備窗外有煤煙隨風飛來污了我們這華貴的衣裝（要幾十塊錢一件呢，我們那裏賠得起呀！）是只好閉着窗而整天氣窒着的呀！

每次自己經手的衣料都要自己簽字的，要是裝到了外國而被發現是污了的，或損壞的，那就要退裝回來。那時你就得受到外國人的間接的嚴厲責備甚至有開除的危險。

此外，我們還需要一種技能，什麼技能呢？要會裝啞子，然而真的啞子他們又不要的啦！

我在這裏是又嘗到了另一種女工的生活了。可是現在我又脫離了這工作，要進工廠去學工了。

我們的生活是很快的轉動着，今天有飯吃，停幾天沒有飯吃也說不定。這生活是這樣不停的轉變着，把我們的汗血轉吸到另一種人身上去，他們一天一天的肥起來，肚子也凸了出來。我們呢？漸漸的漸漸的——沒用了掉在地上，像補馬路的亂石似的，給滾路機很重的轉來轉去的，軋着，壓着，終究給牠壓在泥土裏了。

下 回 用 木 棍 打

高 杏 芳

星期日，我到一個小姊姊家裏去玩，她是日本紗間的那摩溫。

我去的時候她正在和她同廠做的小姊姊談話。她們看見我進去，便很快活的樣子，叫我坐下，我就坐在牀上聽她們的談話。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東洋人大搖大擺的跑進來，這兩個那摩溫看見這倭奴就一陣賤笑站起來，叫他坐，這倭奴就靠着這兩個那摩溫坐下了，便叫那個那摩溫「紅妹！你這兩天怎末這樣瘦呀！」那個叫紅妹的那摩溫很嬌媚的對東洋人說：「這兩天生活難做極哪！小工們一點都不聽我的話。」那倭奴便說：「小工們不聽你話，你爲什麼不打他們？」那個紅妹說：「怎麼不打！昨天有一個小工吃飯沒有掉班，我看見了連我的戒指都打斷了！這樣的賤種打不怕的，阿四你說對不

對？」

那個叫「阿四」的那摩溫，因為我在那裏不好說什麼，只是笑而不答。那倭奴看了她一眼，就說：「你打得太輕了，所以他們不怕你，下回用木棍打，假使他們再不怕，你就告訴我，我一定把他們開除！」

說到這裏矮奴的手就拍在那個叫紅妹的身上，叫道：「紅妹你不要怕，有我替你做主！」

我聽了這樣的話，實在坐不下去了，我就站起來要走，但是她們也並不留我。叫阿四的那個那摩溫送我出來。我回到家裏便想：這種可恨的那摩溫，自己住在工房裏靠着東洋資本家的勢力欺壓我們，我們做小工的太可憐了。

收銅牌那一天

莊小景

那天吃過午飯，我和對面的珍姐珍妹一同去作工。到廠以後，我們就把銅盒子擺在位子上，把銅盒子放好以後，就和她們去拿錫紙，錫紙拿來以後，我和珍姐珍妹到烘烟間去搭烟。那時，還有許多人也同時進進烘烟間去搭烟。

但是那個那麼溫不肯放我進去搭烟；我就問她：『爲什麼不要我進去搭烟？現有什麼生活做錯？你都說給我聽好了。』她說：『你爲什麼這幾天不來做？』我對她說：『因爲家裏有了事，所以不能出來做生活。』她又問我：『你爲什麼事情要停工？都像你這樣不來做，這裏的生活，有嗆人來做呢？』那時她的面孔非常難看。說話也像相罵一樣的。我呢？當然也沒有好看的臉給他看了。我就對她這樣說：『我有我的事情，要你這樣問我做啥呢！有了事，怎麼還能出來做工呢』

？無論誰都要想多做些錢的，誰不要錢呢？」

她做出很不好看的臉說：「你的嘴爲什麼這樣老？」我說：「你問我當然也要回答你，有什麼嘴老不老呢？難道只有你可以罵我們的嗎？嘿！我今天也不肯給你罵了，你有什麼辦法呢？」她說：「你到底要不要做？」

唉！在這時候，她的鬼臉非常難看，眼睛釘住了我，一隻手把門攔住，不肯放我進去搭烟，把她自己的領頭解開了！像白相人嫂嫂一樣的；其實她本來是一個白相人的嫂嫂，所以在那時候，她更加裝出利害的樣子了！

還有，許多做生活的工友們，都把兩隻眼睛看住了我，我說：「你們不要釘住我看，我和你們都是工人，有什麼看頭呢？我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明天不來做了，你們不要笑我，我不過是爲了到別的工廠去做了幾天，因爲要想多做些錢用呀！誰不想多做些錢？我想無論誰總要想多做些錢的，你們不想嗎？而且像她做了一個那摩溫，終日不做工作，工作的收入倒要比我們多幾倍。像我們做工的

人，是要做一條烟算一條錢，決沒有像她做那摩溫的那樣寫意。」

我到別的工廠裏去工作，已經被她知道了，但我也曉得誰告訴她的，我完全明白了！是小妹告訴她的，小妹要拍她的馬屁，小妹的心裏這樣想：拍她那摩溫的馬屁，可以多搭得到一些香烟，小妹當然也是想多做些工作。但是小妹的母親因為她的丈夫死了後沒有地方可以住，就住在那摩溫的家裏，所以小妹和她很好，但是住在她家裏像做娘姨一樣，替她各種東西都做，倒馬桶，洗衣服，領小囡，燒飯。但是不應該把同事的情形告訴那摩溫呀！

在這個時候，短命鬼工頭的臉是更加難看了！便對我這樣說：「你到底要做嗎？」

我說：「依你心裏怎樣？我當然要做的。」那個那摩溫說：「依我心裏不要你做。」

我說：「不做你拿錢來給我。」她就說：「工錢不會來欠你的，何必要這樣

來吵鬧？」她去問賬房先生：「下面賬房裏錢有沒有！替一〇三號的賬結一結。」

賬房對那摩溫說：「都算好了！樓下房間裏錢沒有！」

後來那摩溫到外面去借五元洋錢來給我工錢四元六角，把我的銅牌子收去了。我在拿工錢的時候，許多工友都在我面前看我，我對他們說：「你們何必多看我呢？你們要曉得，我並不是爲了什麼錯事，給她停息了的；是爲了到別的地方去做生活，她氣我不得，所以把我停息了。」

我又對那個鬼那摩溫說：「你要曉得，我們是做工的人，你是做工頭的，你每個月有一定的工錢，我們是做一條算一條的，沒有像你這樣寫意。」

最後我拿了四元六角工錢回來，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母親對我說：「玲呵！你不要去氣這鬼東西的那摩溫，我們也可以到別的工廠去找工做的，你決不要着急家裏的困難，我們總要想辦法過去的，你父親已經去世十八年！我也把你們

養到三妹妹這樣大了！難道將來過不過去麼？我不相信；只要你們姊妹倆好好地就是了！玲呵！你總要聽我的話，不要去氣這種鬼東西呀！」

我就立刻答應母親道：「媽媽，我決不去氣她；而且只有痛快！因為我這里不做，也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做的。」這樣對母親說，說得我母親心中快樂起來，不會難過。唉！但是我心裏多麼難過呵！心裏急得很，想到家庭的困難，又沒有別的人來維持，我假使沒有生活做，那三個人怎麼辦呢？總不可以餓肚皮。唉！這塊銅牌收得真兇呀！假使不收去銅牌，那我兩個廠做比較也可以好點。現在只有一家小廠做啦，怎麼辦呢？

農
民
生
活

一個傭工的生活

焦大秋

我今年二十七歲，家裏有母親，弟弟，三個妹妹，還有我的妻子，和二個女小孩，一共九個人。我家的田產除了三間寬的一所破院落之外，祇有八畝高低不平的田地，其餘什麼都沒有了。我父親在世的時候，雖然粗茶淡飯，一家的溫飽還不成什麼問題；並且他還能抽出血汗得來的錢，供給我讀書。

不幸我的父親在民國十二年八月間逝世了，我隨着也便綴了學，回家務農，這時我是個高小的二年生。成殮我父親的時候，手下一個存錢也沒有，賴有親朋間的借貸，才把這一宗事過去。可是自從有了這筆借款，我家的生活也便一日緊蹙一日。

運氣不好的人，往往是禍不單行，這時候天不作美，連接着來了兩三個荒旱

年歲，我家的生計便日益窘迫，債台便從此高築起來。所謂高築，是自我們窮苦人的眼中看，其實我新舊外債，合起來只有二百餘元。據我們縣裏現下的地價，上等田祇售三十餘元，像我家那樣高低不平的地，每畝也不過售二十餘元，把所有的田產，一並售賣了也清償不了外債。所以，債主們和我討債，更加緊急，幸經親朋們替我和債主求情，說好話，才把四畝地抵了一百六十元的外債。

我除了償債的四畝地，祇餘下四畝地了。我顧到一家九口的生命，不敢再拿田地去還債外債了，又經親朋等的辦理，讓我給債主長年傭工，以還債這一筆大款。哈哈！我也是一個苦學而沒有學成的人，竟落到這樣地步了！

其實我覺得傭工並不算什麼慘傷的事，我所悲傷的是四畝地的生產，不能維持九口的生活，我一年的苦工還是不能來養我的老母！並且我的衣服等費用，還須從家裏供給，你說這悲傷不悲傷？可憐不可憐？要不是我的老母在世，我簡直便實行自殺了！現在我更把我家和我自己整日的實際工作，陳述出來，叫大家看

看，我也藉着出出我這一腔悶氣。

我的弟弟今年十四歲了，他和我的妻子整天在田裏工作，譬如用小車（即人力車）推糞，耕田（以鋤頭耕），鋤草，……等，都是他倆個的事情，我母親和三個妹妹都用本地紡車紡棉紗，他們整天紡得胳膊都是酸痛的，可是每天所賺的錢，尚不足兩個人的飯費，在行情遲鈍的時候，甚或一個錢也賺不了。然而他們不管行情遲鈍與否，祇是日夜不息的工作。他們每天祇食兩餐，每頓大多數是菜飯，或是菜湯，有時蒸幾個紅梁餅子，大家便覺得換了好飯，高興的了不得。他們自從今年的正月初一日吃了一頓角子（用調粘的麵粉包上餡的東西）到而今做夢也不會夢見過！

我每天在黎明的時候就起床了，每天除了吃飯就沒有一點閒空，所幸我正壯年，身體也尚稱強健，所以我對於農家的工作，還能當得下來。但在中午的日光下，彎着腰在鋤草，頭上的汗如雨般的向下滾，那真使我咬着牙齒，勉強着忍受

！到了夜晚應當休息的時候，還要幫着掌鞭的餵牲口，想要安睡一會都不可能。

我的性情愛讀書，雖然身不由己，可是老不願意離了書本，所以我在每天吃了晚飯，把雜毛工作做完之後，總要抽一些時間，看一會兒書。我的少東人，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他今年二十四歲了，每天的晚上他願意和我談一會兒，我倆個的脾味很是投合，所以他的報紙每天晚上也總要讓我看一看。但我這勞作了一天的人，也不過略一過目就算完事了。

今天我看見貴社徵稿的廣告，容許我們這不會寫文章的人來寫稿，來訴告；我又想趁着這個機會，寫一個不怕不通的稿子，弄幾個錢拿回家去，歡喜歡喜我的老母，所以我便不自羞慚的把我的生活紀錄出來。

這一張紙是和少東人要來的，我自備的筆雖然隔幾天要用一用牠，可是筆毛已經脫了一半。這筆尖是我用小刀修成的，所以牠特別的不隨手。我住的房子是牲畜圈，屋裏沒有桌椅，我寫的這篇稿子是在衣櫃上爬伏着寫成的，所以字跡格

外的不整齊。這時小油燈裏的煤油，已經告罄了，明天我還要工作不能再向下寫，就此告了終結吧！

逃出農村，都市又不留我

坤元

去年蠶季，我買了十二張的改良種（每張一元二角），預備可得一百七八十元的蠶繭收入，還可以剩幾十担桑葉出賣；最低限度，蠶季能夠進門二百多塊錢，可做種夏季作物的資本，及一切開支。但是，蠶到了三眠四眠之間，都生了白僵同濃病，到上簇時期，一條蠶也沒有剩了。剩下來的桑葉，也只能夠剪下來做燃料了（因為其他戶口的蠶，也生了同樣的病。）非但分文沒有收入，倒反貼去了十四元四角的蠶種錢，同十幾元的人工費。回想歷來自己留的土種，倒很有把握，每年蠶場終有預定的收入；現在養的改良種，反而只能耗費農民的蠶種錢同人工錢，不知道取締土種的蠶桑當局，對這種情形，當作如何解釋？

到了夏至節，一滴雨還沒有下，一般農民，都急到了不得。我村即雇了一隻

戽水機，將外河裏的水抽到內河裏來（費用照田多少分配，每畝二元二角，）再雇人工或牛工將內河裏的水，抽到田裏來插秧。過了小暑，秧終算插齊了，可是灌溉費也就更大了。雇來那隻戽水機，抽水來不及，再雇臨時戽水機，每小時計洋四元，每日十一小時計洋三十二元，每日夜二十二小時計洋五十元，此款都要先付。在那時候，農民們真是碌亂紛紛；男的日夜不息東借西貸都爲水忙；女的除做飯外，就是燒香求雨。到了處暑節令，外河水來源已斷，田土成爲龜裂，秧苗枯焦，着火卽燼。農民們到那時候，對於水稻就算絕望了。不過以我個人來計算，種十一畝的水稻，出戽水機錢，人工錢，求雨費用等，總計一百二十元左右，所獲的只有田裏的枯苗。

水稻絕望之後，心還不死，就上城買綠豆同蕎麥，回來再作第二次耕種。平時綠豆蕎麥，每石約在四元左右，那時候市價激增到十二三元一石，種下以後，也因爲沒有下雨，一概不出；有的就是生了芽，也給烈炎的日光晒掉了。這樣的

結果，徒然貼去種子錢同人工錢。

農民們到了夏季，多數是有早餐沒有夜頓，靠借貸典當來餬口的。去年夏季因天不下雨，水稻收成無望，一般富有的人，見此情景，銀錢大都不肯放出，商店也一律止欠。因此農民在急難之中，要想移拉一枚銅元，也不可能。加以雇機戽水救稻時候，所有衣服，都已典當完盡。此時要延續生命，既沒有富人們的借款，又沒有物質典當。至於田地出賣，也無人過問，處此無米無鹽挨餓之中，少壯者只有奔走都市遠離鄉村謀生；老弱者就將河沿上村基上的大小樹木倒下，斬劈成段，挑到街上廉價出售，換大麥元麥回來磨粉煮粥度日。我的家裏，有岳母妻子兩個女兒共五人，也在這種生活中過的。

到了十月中，冬季作物終算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種下田了，可是生活也實在不能維持下去。我便湊了同伴，到上海無錫去找工做，但是城市雖大，却沒有我插足的餘地，只得仍回家中，我的妻子在我回家後的第二天，就跟了村上的女伴到

無錫去幫工，終算上到了人家；每月三塊錢的工資，都寄回來養我們家裏的四個人。

陰歷年底，在平時鄉村上正在殺豬宰羊歡天喜地忙着過年的時候了。去年可是完全不同。村上的人，也似乎少了一半；每戶人家都是唉聲嘆氣，呼寒喊飢的過活。我家靠妻子每月寄回來的三塊錢，吃大麥粥也吃不過去。我想我是一個青年男子，還要妻子幫工的錢來養活自己，實在於情於理很難說得過去。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妻子寄回來做過年費的三塊錢，就於二十七日早晨私自拿了一塊，瞞了岳母，單同大女兒說明了到南京來做工的話。在同八歲的女兒分別的時候，我的眼淚已奪眶而出了。

我村離常州四十餘里路，本來已有汽車乘搭。但我只有一塊錢，無錢乘搭汽車，只能苦兩隻腳來跑。跑到常州火車站，已經十二點半了。十二點鐘的四等慢車，已經開過，想乘三等快車，錢又不夠，就坐在候車室等候明晨四點半鐘的慢

車。一看到了一部部的火車北上，一批批的人上車下車，自己只能呆坐在那裏挨凍。這時的心境，比箭穿過心頭還要痛。到了晚上十一點鐘後，候車室裏只剩我一個人了，這時候身上冷得悉悉的抖：肚裏一天還沒有吃一點東西，餓得咕咕的叫，同火車站上滴搭滴搭的鐘擺，成了交響之曲。我在冷餓到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到霜露交加的馬路上去學賽跑。

噹噹噹的鐘聲響着，四點半鐘的慢車到了。九角五分錢買了一張火車票。跳上了火車，找回來的五分是十五枚銅元，以十枚銅元買了一個白糖麵包，四枚銅元買兩塊南京豆腐乾充飢。還剩下了一枚銅元帶到了南京。

我的表弟在某農場已做了一年有餘的長工了，我下車後就去找他替我尋工做，待遇只要暫能餬口，就滿足了。但是，在此冬令期間，各農場都裁減工人，現在無法補插，要再等一個多月，才有工做呢！啊！吃盡千辛萬苦來到南京，仍舊沒有工做。回去罷，家裏實在維持不過。在此地依靠表弟罷，那末表弟每月只有

九元的工資，要去四元的伙食，一元另用，餘下來的四元，要寄回去養他的母親，決無力量要化三四元一月的伙食費來養我啊！唉！我現在怎麼辦呢？我逃出農村了，都市又不留我。

兵
士
生
活

入伍的第一天

王 謝

在家鄉的時候，我曾在縣立中學裏畢過業。以後呢，因為災害一天比一天利害了，於是我便被由安樂的田園而荒蕪了的家鄉，趕到熱鬧的省城裏去。在省城裏，雖然得到許多親戚們的推荐，但終沒有找到妥當的，合身分的職業。我發火了！一股勁由省城跑到北平來。我想：北平這樣繁華的地方，該總能找到出身之地吧。那知越繁華的地方，失業的人越多，找事情越不容易。剛到這兒，去投考小學資格的郵務佐，便大大的掃興了。

閒待了兩個月把身上僅有的幾塊錢吃完了；眼看北風又在向我狞笑。立刻發起慌來後悔不該離開家鄉，跑到從前視為天堂似的北平來，受地獄活罪。

「王謝以二等兵記名編入第二隊第二區隊……」

爲了生活問題的逼迫，費了許多週折才由同鄉處得到這張××師司令部的條諭，去當學兵。

這樣，我總算得救了。不過，「二等兵」有什麼關係，只要自己努力，還怕武裝帶子掛不上身嗎？我降低了希望，安慰自己。

雖然我有這麼一股勇氣，能夠去吃吃兵的苦頭。同鄉都這樣誇贊我。但我心裏仍很難受。

「啊，中學生！」

當我站在一個面孔莊嚴而帶有瘴惡的臉的軍官（這便是我們的隊長）面前，心跳的非常利害。他像嘲笑似的嘴向着我。這使我多難受呵！我幾乎要哭了。

其次，是一個分隊長領我上特務室去換衣服，這使我更加難過。脫下了自己身上的棉袍，換上一身骯髒破爛的灰色棉軍服，發出一股汗和霉的臭氣，幾乎使我發嘔。從這時候起，我的自由是完全給剝奪了！一身破軍衣真似機器人的外套

呵！

於是便被命令着上操場去。

遼闊的廣場，靜靜的浴在陽光裏，北風不時的來衝破寂寞，太陽失去了它平常的熱力。場中央的高台上，一個黃色銅像似的東西間或轉動一下，四週像灰色的大理石階一樣，巖齊的排列着。顯然這是一座殭死的幽靈的銅像台，那能料到是活生生的人的排行呢？

演操的時候，我算是新兵，照例是沒資格參加正式隊伍的，往往是分隊長派出一個比較技藝略好的兵來訓練我。這使我很氣惱，兵來訓練我嗎？於是我放胆的提出抗議：

「不，分隊長一切動作我都會。在中學裏也有體操。」

似乎這一隊人都驚訝了——呵，中學生呢！——我這樣想。於是分隊長和霽的微笑了一下，允許我加入本隊。

當開始動作的時候，我倒霉了。首先不會「立正」，稍息也沒有勁。並且我的動作是學習的東洋操，人家教的却是德式操。結果仍被叫出來，去受一個兵的訓練和指正。別人都在笑我，似乎仍然在說：「啊！中學生呢！」我羞忿得幾乎要流出淚來。

當我被那個兵由脚上一直指正到頭上，塑成了一座泥像似的金剛。全身肌肉都打了結。這算是「立正」姿式。

「別動，沒有命令一天也不准動，這是軍人的基本精神。」他竟以官長自居的在向我訓話了。「稍息！」

我忙無所措的將左足踏了出去，並且大大的出了口氣。但錯了。脚步沒聲，上身移動了，被叱責了幾句。

這，我能忍受嗎？我能把自己的身體任別人驅駛嗎？這是妓女！這是出賣靈魂！但我沒時間想這些。只覺得淚水像潮一樣，在胸中沸騰着。眼圈似乎在泛紅

了。

收操了。

隊，在被解散之後，我才大大的鬆了口氣。但四顧都是一張張黃瘦的陌生的臉，我想找一個比較熟識的，和他打聽打聽吃飯同睡覺的情形——我想這或者能給我以安慰，也就是我最後的希望。但始終沒發現出來。我只有隨了大伙的移動，由操場上穿過許多重門，而到一個院落裏。在這兒台階很高，房是雙層建築。下面的正中是兩個教室。正午的太陽，很有力的，像在憐憫什麼似的，直射到教室門前的光滑的台階上。

六個僵僵着長體的病號在台階上晒太陽。

兩個不安的坐着，不時的張張嘴。鐵青的臉上，使他們沒有什麼表情。腿上都裹了白布。其他一個靠在門壁上，無力的彎着腰，右手用布帶繫掛在瘦長的頸項上，却用力的抬起沉重的頭來，無光的眼睛由太陽裏投到對面的一棵桐樹上去

，像在沉思。其餘三個，都在靜靜的躺着。僅能瞧見黃蠟一樣的臉皮，包裹着鐵硬的骨頭。緊閉着深陷的眼，爲疲乏之所侵襲着。

於是我初來時候的希望更加黯淡了！

「同志！」我的肩膀被有力的拍了一下。我驚訝的轉過臉來，一張苦裏帶黑的臉，眼珠很流動。嘴角上掛了點像抽泣一樣的微笑，打着慣聽的家鄉口音，叫了這麼一句「幾時來的？」說着又伸出了乾癟的右手來。態度極親暱的。

「今天。貴縣？」我謙遜的回答他。一面也只得很不自然的用左手去握住了那隻幾乎使人不相信的手。但我似乎很喜歡他。

「××。貴縣是××嗎？」他由我的口音竟測着我是那一縣。

「是的。」

由此，我們便成了相距一百一十里路的惟一的親近同鄉了。於是我痛苦了半天的心稍寬了一點。同他談話時，知道他已經離家六七年了，并且是一個飽嘗戰

爭捨死忘生的老兵。

不用問，一瞧符號便知道他叫錢潤發。但他不識字，却問清了我的姓名。

「王……謝？」他顯出思索的神氣，像有什麼心事。「王祥。是的，二十四孝。大約他是你們的宗派祖先吧，哈——」說完向我懇摯的苦笑了一聲。

我雖然有點莫明其妙他的話，但我却很有點氣了。爲什麼王祥是我的祖先？不會是罵人的話吧？

他見我沒有回答，似乎以爲我承認王祥做我的祖先了。於是更加親熱起來，一把將我拉到朝東的台階上坐下詳細的談起來。

他說話時很激忿，臉完全沉下來，深陷的眼圈也發了紅色，眼珠挺的很大，已沒剛才那麼流動；幾乎要冒火。他給我說，他命運很壞，沒唸過書，只會做莊稼。十七歲那年，棉花給晒枯了，接着便又遇了水災，連根都沖完了。這一下便給他們家種下了禍根，——沒錢上捐，爹給拷打死了！媽呢，因爹死了，整日地

哭泣，不到半月，媽的眼睛便瞎了一隻……

「你呢？你家還有什麼人？」我聽的心酸了。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問他這句話。

他沒理我的話。但他的聲音有點抖了。好像必得爽性的大聲哭出來，才能出口冤氣。

「報仇！我必得給爹報仇。治好媽的眼。」浸濕了的眼珠一轉，淚沒有流出來。然而聲音又雄壯了：「哼！祇要老子好心幹，「孝心動天，」將來還怕殺不死那些王八操的。」眼角上的一滴淚，在嘴唇上曬了一下，似乎在勝利的微笑。

我想：錢潤發剛才并非有意的罵我呢。——

「噠啞——噠啞……」

「號響了，又得出操。」錢潤發拭一把淚，告訴我。

這次被派來訓練我的是一個矮子。

「老鄉，由那兒來？」這傢伙的臉很滑稽，在平面形的腮上有兩個漩渦。所以一張口，由那兩排淺黃的牙齒，便引起一個怪形的微笑。倒挺和氣的。

「陝西。」他很謙遜，所以我馬上「立正」了。

「稍息，」他又笑了一下，「我們用不着客氣。都是弟兄們。」

哼！上次那傢伙的神氣！我心裏想着，於是也輕鬆的笑了。

「聽說你是中學生呢，幹嗎來受這苦？」

「是的。因為沒錢。家裏供不起升學了。」自己覺得這可憐的態度，一定比他那怪形的笑還滑稽呢。

我和他談的很投契。知道他是湖北人，他先前在一家紙店裏當學徒。所以他認識好多的字。以後無故被辭退了，便由家鄉那兒入伍去打××。他告訴我，他們很吃力。他們曾經一禮拜都不敢睡覺，他們黑夜裏出去放哨，晒了，祇能在草地裏坐下歇歇。但往往會遇着蛇爬到腿上來。或者抓一把稀屎，臭得不能出氣。

然而以後軍隊敗了……

「立正！」忽然他瞧見區隊長走向這兒來了，慌張的叫了一聲。

散操了。他很誠懇的鼓勵我：

「王同志！努力幹呀！別怕吃苦。唸過書的比我們容易上進的多哩！」

吃午飯的時候，是在教室前的台階下，排列着八人一攤的碗和筷子，中央是一桶淡白色的煮白菜。粗糙的黃色米粒，硬的刺喉。砂子在牙上作响，我不習慣的勉強嚥下了一碗泡過白菜湯的米飯。當我瞧着別人三口一碗的伸伸脖子嚥下去，不覺得就有些胆怯。

「吃好了嗎？」錢潤發老遠地隔着三個飯攤子，很關切的向我打招呼。

飯後，五點鐘。這是行降旗禮的時候。

一大隊人。嚴肅的，圍繞着一根粗大的柱子站着。四丈高的梢頭上，飄揚着一塊被風蝕破了的國旗。

黨歌和口號之後，在「噠噠——噠——」的軍號聲裏，我們謹慎小心的行着軍禮，眼睜的挺大——隨了由上而下的國旗在西北風裏「嘖嘖——嘖」的節奏。晚上不出操。只上講堂。

雖然在一間寬大的教室裏，但二百多人却也夠擠的了。我們一條凳上坐了六個人，除了頭的轉動，身子是不敢斜一下的，不然便得搖動別人。

在這兒吵鬧的非常利害，好像都要把靜靜的壓抑了整天的煩燥和怨氣一下子吐出來似的。因為這是整天唯一而僅有的說話的機會——只有二十分鐘。

在一切聲浪上鼓噪得最响而最有力量的，是一個山東人的喉嚨：

媽的，操他奶！凍殮屍啦——解手都要命哩！」說着，一面用粗大的拳頭打到桌面上去。

「砰！」的一聲墨水瓶子翻倒了：

「肉媽的，發瘋！」一個四川口音罵了一句。

「操你奶奶的，罵老子！」山東人順手一個耳光，落在一張瘦削的臉上，在人叢裏响了一下。

「幹嗎？誰，誰？不用打啦！」四川口音的那傢伙，正要解下皮帶來，却給一個分隊長攔住了。於是急的亂跳：「打，打！爺媽的打老子！」仍然撲了過去。當山東人的巨掌又接觸在瘦削的頰上時，又是兩响消逝在雜亂的拉架聲中了。

「何苦呢？每天苦苦的，都是一樣受罪——」

「爲了六個月當一名爛班長來受這烏氣。」

聲音像雷一樣鑽進我耳朵裏去，使我深深的印象到這些些青年們都像我一樣的——在街頭上呢！

教官來鎮壓了鼓噪，平息了聲浪。四川口音的人，臉氣得鐵青的，印上了幾條紅紅的指印在上面。

教官是福建人。我沒有聽懂他的話。但黑板上的「草」他讀作草字我却聽懂

了。

下課了。外面下了大雪。風也比白天起勁些。黑黑的天空，什麼都瞧不見。呼呼的聲音，打到衣裳上來，像刀子一樣由褲縫裏，袖口裏領章裏，直到心裏。於是心給風蝕了，劇烈的作痛。雪落到臉上，手上。像泥鰍樣向肉皮裏鑽，爲了結束這一天的疲勞，不得不勉強打起精神，在這淒愴的寒冷深夜的操場上，用疲倦而僵硬了的嘴唇，一聲一聲喊着戰抖抖的「有，」而希望馬上得到暫時安息。名字點完了。但在操場的角落上，還有三個因遲到而被罰的弟兄，跪在暴風裏，浴着狂舞的雪片，在低泣呢。

他們便是正午睡在台階上晒太陽的那三個病號。

我們的睡處是在樓上，能容一百多人橫睡的一間大屋子。這兒沒有床，睡在地板上。

一個個疲倦了的身體，都無話的埋進被窩裏去，接着便交出暮雷似的鼾

聲。

我還沒有被派定舖位，我很着急晚上沒地方睡覺。

「老鄉，來暫且睡這兒吧。明天幫我寫封信，成嗎？」被窩裏抬起一隻圓圓的腦袋，把身子似移非移的動了一下，帶着憐憫而又懇切的聲音，向我提出了條件。

我不思索的點點頭，把倦軟了身子，猛的倒向薄薄的被窩裏去。

風捉着雪片，打向窗戶紙上，像鬼撒土一樣的聲音，衝到我半知覺的耳朵里來。同舖的那傢伙，突然打了個寒噤：

「冷呵——」

一九三四，十二，二三。於北平

小販生活

靜坐攤頭

汪任談

因為故鄉（皖贛交界之處）太和「匪區」隔近了的緣故，所以長年不斷的，總有幾百個丘八老爺盤駐着；因此，什麼捐啦，費啦，就比隨便甚麼地方都來得特別的多。出產既不肥饒的故鄉，加上了這許多的剝削，又加上接着兩年的水災，只有一天一天的瀕於崩潰之途了。

在逐漸破產過程中的家庭，是沒有再供給我讀書的力量了。當我十四歲小學畢業的時候，母親首先提議，她決意要給我學一個行業；雖然父親搖頭反對，以為七世書香遂爾中絕，未免有損翰林書題「尚德堂」裏的門第，也不能阻止她的決心。在那年的端午節後，我就跟了親戚，來到上海，在開北一家香粉店裏做學徒。

過了一年多的倒痰盂，揩賬台的奴隸生活，「一二八」的戰事爆發了。店屋毀在無情的砲火之下。我是失業了！同時開始了我的流浪生涯，認識了現社會的猙獰面目。

戰事「妥協」後，幸蒙朋友的相幫，介紹我做了一個每天分送八十多家閱戶的報販。

我們這一班報販，每月工資最多不過十元，飯宿還要自供，像我還只有六元。每天東方剛亮，這正是那些醉生夢死的行屍走肉，各自走到了他們快樂的終點，沉入到醜惡的夢境中去的時候。我們却剛剛起身，蓄滿着全身的精力，集中到三馬路緊閉着鐵門的，新聞報館的門口，蹲在人行道上，把先發出的各報的副刊，一張一張很有規律的折疊着。等到七點多鐘的時候，新聞報館的鐵門一開，我們幾百個報販，就像餓狗搶食一般的，一湧而進，憑着預先向報館買來的刻着有數目的銅牌，領到了相等的報紙；各人就爭先恐後的，向馬路上發瘋似的奔跑，

依着平日的記憶，挨家挨戶的分送去。

階級的分化，也許是社會裏一種自然的趨勢吧？就像我們報販之間，却也深的分成三個階級啊；第一是有着悠久的歷史和勢力的大老板，他們有幾千家的閱報主顧；每月的收入不下幾百元。正因此，他們的生活就日漸奢侈了。而且數抽上了鴉片煙。因為抽了鴉片煙的緣故，精神自然是頹唐的，更不願早起。所以對於幾千家的閱報主顧，就無法兼顧了。於是應運而產生了包租「紙頭」（一個閱戶，看一份報，我們叫做一張紙頭）的二老板。他們平日多是放「印子鈔」，提着鳥籠，上上茶館的「大亨」。他們有着一付剝削人家的靈活手段，把大老板的「紙頭」包租了下來，再僱上我們這班第三夥計；造成了上海早晨每一個角落裏都可以看得到的報販。我們不願落雨下雪，如牛似馬的替他們奔跑着，所得到的報酬是這樣的微乎其微；而他們除了繳給大老板，每月每戶一角小洋的租金外，還可以坐享其成的，得到兩倍於我們的工資的收入，我們大多數的三夥計的

報版，就是在這大老板，二老板的雙層剝削下而生活的。

在閱戶方面，我們最不歡迎一般少數的大學生；因為報館裏發報的時間，如果超過了八點鐘，那你送報去，他一定要擺出那付十足的臭架子，大發其皮氣，真有令人不寒而慄之慨。如果你去向他收起報費來，那必定要非跑上四五次不可。而且甚至有連你的報費都不付而搬往他處的。我的天！你們這些連報費都不付而搬了場的先生啊！也許是你們沒有知道我們送報人的苦處，才幹下這缺德的事吧？要曉得我們收不着你的報費，在老板們是若無其事的，要在我們每月區區幾塊錢的工資上扣除的呀！

人類的一切，都是跟着環境而改變的；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像我初送報的第一天，背上那「上海派報工會」的帆布袋的時候，內心的難爲情，實在是無可比喻的。現在弄慣了，也就一點都不覺怎樣了。

在這生活程度奇高的上海，光靠了六塊錢一月的工資，當然是不夠開銷的囉

。好得送報只有早晨五個鐘頭的工作，這不是還有許多的時間空閒着嗎？就此，爲了自己需要生活的關係，和朋友的幫忙，於是我搜羅了各種的雜誌各樣的小報，把一個一尺多寬，三尺多高的木架，裝得琳瑯滿目的，在北四川路一家商店的門口擺起報攤來。

是的，做馬路上的生意，固然逍遙自在；但是你得處處需要識相呀！像附近的巡捕先生們每天來措張把報的油，那你是要和顏悅色的，任其所欲。否則，保準你的報攤就有馬上擺不成的危險！尤其可惡的，就是連巡捕先生們見了也有三分害怕的外國赤佬了；他們既不來措油你的報看，自然是無法通融的了。那你得時時鼠防貓似的，老遠看見了他們的影子，就要收起攤來避避鋒頭。有一次，我正在低了頭看着「新生」週刊上「街頭講話」的時候，冷不防嘗了一頓「外國燒餅」（巴掌）和「西洋火腿」（腳踢）的滋味，連那琳瑯滿目的木架也遭了無妄之災而被踢到三尺之外！然而，這種凌辱，正是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人的家常便

飯啊！

但是，我引爲自慰的事情也還多着哩！第一是不必化錢可以瀏覽到各種的雜誌，得到了許多的寶貴知識；第二是對於馬路上的各種人，各種事物，靜坐攤頭，冷眼旁觀，也饒有趣味；一對對兒的伴侶們、不斷的來來去去，好像實驗室裏用完了一批材料，時時有新材料加入供你放在顯微鏡下去看看，或是試驗管裏去試試一樣。

我們擺報攤的頂巴望國慶日和元旦日的來臨，更希望航空獎券發達到每一星期開一次獎！因爲這都有使我們利市三倍的可能。其次，就是幸災樂禍的希望着戰事的發生了！像四川的二劉火併，山東的韓劉肉搏，福建的成立人民政府；這都是我們報攤上大起生意接應不暇的時候。

明年——一九三六年，海約期滿，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難避免的了！可惜我們這個毫無所備的中國，恐怕要成爲各國帝國主義者的逐鹿場！不然的話，哼

，我們每個擺報攤的朋友，都有着一個暴發橫財的希望哩！

我是這樣的認識了字

沈方

父親是賣報的，母親也是賣報的；所以我得跟着繼承這賣報的事業，在命運上說，那是當然。

在我到六歲的那一年，父親就巴巴的望我快點長大起來。這自然有他的理由的。

有一天，父親賣完了報，坐在母親的報攤旁休息着。偶然地目光射到了我，就笑咪咪的對母親說道：

「阿小，今年長得真快，看去已像七八歲的人了，到明年也可以叫他拿幾份報去喊賣了。」

「嘿！」母親一則是庇護我，一則是取笑父親，冷笑了一聲說：「你也太狠

心了！誰見來？這樣小的孩子，就叫他單獨去掙錢了！怕有錢的人家，還常要抱
抱哩！」

母親這樣說，父親也就不響了，我看他內心也像在自疚，因為他們畢竟就只
有我這一個孩子。

實在我想，父親的話很對。我現在確能去賣報了；非但說明年，因為窮苦的子
弟，生理和心理的發育，總比有錢人家的子弟來得快。你看，有時母親走開了
，偏有顧客來要買什麼報，我也照樣的拿給他，從未錯過。爲的我天天跟在母親
的身邊，已習熟了各種報的字象。

第一個字象，坎進我腦中而熟爛不忘的是「報」字，當然這是環境關係，因
爲我每天的耳邊，總是滾着「報」字。滿架的報紙，每一張上，總是有這「報」
字，其次是申報的「申」字，時報的「時」字，上海報的「上海」兩字。但是就
說我已認識了字，那是不通的。因為我只覺得這是某字吧了。我並不知道每一個

字的意義和怎樣寫，正像我認識各種器物一樣，這是抬子，這是長衫。

好奇心是每個兒童都有的，所以我也覺得單是認識，總像不夠，因之就去問我母親，誰知母親是跟我一樣，也只能認識每一個字的字象，並不知什麼解釋，因為她根本沒有進過學校。

這樣，我就只能去問父親了。父親總算是個有心人，他很明白我是苦痛的孩子，要像別人的孩子一樣，進學校去求學，正是休想。所以在我去問他的時候，總是不厭求詳的告訴我。同時叫我將每一個字，自左至右，自上至下的先在報上照字象劃着，或則離開了報在手心裏劃着。

兒童是幸福的，這是誰都承認；但是我就沒有享受過，我也沒有小朋友，所以也懂不了很多的遊戲。母親要我終日的跟在身邊，不許我離開這報攤一步，但是一日的長長時間，在我這活潑空虛的小心靈中，不得不對於這認字的工作，格外努力了。我已知道申報就是上海的報紙。我也已知道福爾摩斯是個偵探家的名

字。

然而這到底還是單字，或是簡明的單句，比較容易懂，像「張作霖進關」這種每一段新聞前的大標題，就不知道了。

人才的造成，大半真是由於「命運」吧。到了下一年，因了自家報販事業的不景氣，母親也庇護不了我，就聽了父親的主張，叫我拿了報紙，上街去喊賣了。

這樣，我認識字的機會更多了。我每天能認識了一句成語，像「兩軍前線，已在石湖塘接觸。」「孫傳芳大軍，已過仙霞嶺」等。因為這是每天最重要的大標題，賣報的人，都認作廣告的大聲叫喊，以聳動買報人的視聽。所以在每天的早晨，父親總教我這樣一句，以便我去喊賣。而我就這樣的每天一句每天一句的默憶強記起來。

倘然有人叫我把這每天的一句一句，連串起來，成一篇短文，這人多少是傻的。我何從去知道這是副詞，這是助語詞，這是名詞，這是動詞？更自然無從去

知道什麼叫做文法。我只知道每一句都是單獨成立的；雖然是每天換着。

唉！厄運真似天外飛來的打氣筒，把我打了氣。叫我加快的成長起來，叫我加快的多認識起來。在我十二歲到十三歲那兩年，母親和父親相繼死了，我也失了賣報的根據地。總算由一個親戚的幫助，進了一個印刷公司去做學徒。

就此，我像是跑進了一部活動的字彙裏，上下左右多是字；只要我自己用心的認識。同時爲了需要的關係，和別人的德惠，又是自己的內心的要求，就跟了別人，進了工人夜校。

果然，不到半年，以前所坎在腦海裏的模糊字象，和每天的單句，都像換了一付面目的站在我的眼前了。而自己也像大悟大澈起來，從此自己才承認是認識了字了。

現在我已能讀各種的雜誌和書籍，也能寫得出粗淺的短文。但我現在是失業了。唉！我不得不長嘆了！我是這樣艱苦的認識了字；可是在我目前，有什麼用

呢？我能不能將每一個字，像每一粒飯樣的撥進我的口，經過我的喉，填滿我的
肚子呢？唉！……

一個「地保腿」的自述

王 愚

昨借閱任圩學堂裏王先生的讀書生活，看到讀書問答裏，答馮世賢君的「店員學徒怎樣自修數學」一文，把一句俗語「獻醜不如藏拙」，改轉成「藏拙不如獻醜」，因為要從獻醜，才能到不醜。我看過之後，不覺心中感動，惕惕不安。自然，先生們這樣答覆馮君，當然獻醜不算醜了。好啦！我也要獻獻醜，現在把我的醜命，醜生活，醜字；醜文，一大堆的醜，統統都捧出來；看看可能醜死人，但是我自己絕不以爲醜。俗語說「窮瞞不得，醜遮不得」，那還有什麼醜呢？

現在把我的身世從頭說一說吧。我本是蕭縣人，今年二十五歲，有老母，有一子一女，和我的老婆，共合五口人，還有祖上遺地靠溝涯的窪地四畝，已被溝佔去一畝弱。當我父親在日，我一家就靠這三畝窪地和我母親紡織爲生。幸而父

父親認得幾個字，後由隣人介紹在一家紳士家去管閒事，每年可得七十串大錢的工價；我一家賴以溫飽。

嗣後我父親爲減輕家庭口糧計，又把我帶去哄小東人。我那時才十三歲，我也不知道當童僕不好，反覺比在家享福。第一喫的比在家好些，還能給小東人的破衣舊鞋穿。我最幸運的就是得陪小東人唸書，我想那必是我父親託人爲力才能辦到的吧。一股氣唸了五年書，我認識的字，據師爺說（我那時叫老師就得叫師爺），比小東人還多還強。（我現能寫我的生活紀錄，一來是那時陪讀的心得，二來是我在閒時候還看看小說。）

後來小東人改上洋學堂了，我也就此回家。在我回家時，我又有大喜臨門，先是因爲東家老太太很歡喜我，我回家的時候，她把她心愛的丫頭春花賜我爲妻（這個「她」字是才學的）。又給我一百串錢。嚶呀呀！天老爺！夢想不到的這場喜事！於是我也有老婆了！她生就的一雙天足，很有氣力，很能幫我耙地鋤草。

喜事未了，禍事相隨。接着我的父親害病去世，衣棺殮葬；我母親因過悲致疾，醫藥化用；我的老婆又生孩子不能幫我做工。

咳！這三年裏幾乎把我愁死！使我最惱恨的是我的三畝窪地，被前年挖溝，給我挖的一分沒剩。我當時覺着餓死也是死，就拚命的反抗。咳！幾乎捉將官裏去。結果，村長承許我以後免糧。唉！雖說免糧，我的地也不能收糧了，我一家的性命也就此完結了。

不過，到底還是不能去尋死啊，我老婆勸我做小生意，她紡棉花。我於是託人借了幾串錢，就販賣花生果和芝蔴糖了，計每天可賺五六百錢之譜，這樣的又過了二年。

咳！人不該死終有救，去年有個僑居在宿縣的朋友，他勸我不如到宿縣去混，因為宿縣那村裏集會場中，還許賭博，小生意好做些，我聽了朋友的勸，又承他美意找屋子，我就搬到宿縣西北鄉暫住（離我老家七十里路）。

真的，宿縣的賭博還可公開，我的生意也興旺了。又添賣洋煙捲，我每天計算可賺三毛大洋。我的老婆又替房東娘子奶小娃，每月又給我家一斗小麥子。我們的生活，確比在蕭縣好的多了。

我的房東因為我認識字，今年春天，介紹我到楊地保家裏去當「地保腿」。什麼是地保腿呢？就是地保雇的工人，替跑差事討銀米錢的人。我又當地保腿了，天天做跑差事討銀米錢的工作。

起初我以為銀米一項，是同蕭縣一樣辦法，凡是有面子的紳董，可以拿錢在糧書手裏買災田，每畝可省錢一半。疲乏之戶，沒錢完納，祇得由糧書在官府買出來，到鄉間問欠糧戶每畝多要三二百錢的紅利。那知宿縣不然，照章是國稅一圓的糧票，再加附加一圓，另外手續費一角，那麼，一元之糧票，不過二元一角就夠了。現在這規定的辦法，除有面子的紳士還能享受，像些土鱉子就不行啦。要是一元的糧票，起碼須問土鱉子要六七元不等，就是經人說項，至少也得四五

元方罷休。

我親眼見過同事的向徐莊存徐某要銀米錢，祇是五角洋的糧票，足問徐某要五元多。唉！因我是個窮小子，吃過這樣虧，覺着太喪良心了。我會勸誠楊地保，他說，「你不懂，不是我們自己詛老冤，大家都是這樣。不然，城董處要做人情，鄉董處也要留面子，我們還能來得及嗎？」唉！明知勸他無益，算了吧，我不助紂爲惡了，我還去做窮生意吧。我前天終於辭了楊地保，地保娘子還罵我渾蛋。

現在我又賣花生蔗糖了。自我辭去地保差事後，被學堂裏王先生知道了，我每次擔糖走過學堂門口，他總叫住問我，並且願借書報給我看。所以我才能夠讀讀書生活，這就是我有生以來的生活史。

先生，我寫的這一篇生活紀錄，雖說文義不通，又有許多白字，但是足費了我半夜心思，又點了三個大銅子的煤油，蹲在地上，仗在蔗糖箱子上，直灣的腰

疼。我的老婆恐怕凍着孩子，幾次吵我不讓小小睡覺，說我胡扯，能會做什麼文章，不知丟醜！唉，在吵嚷裏終於被我寫成了。

先生！我這樣不通的稿子，也不值得贈稿費，祇求先生們費心改改白字，加上標點，登載生活紀錄裏，作我半生的紀念吧。

一個小販的生活

王平

我是江北鹽城人。從六歲上就一路跟着父母到處飄泊。到了一個地，我父母總照往常一樣的幫人家做苦工，如種秧收稻舂米之類。手頭有一些錢了，於是再走路。就這樣的便一直走到現在住着的這塊地方來。那時我恰恰滿了十一歲。

爲什麼在這塊地方住下來的呢？這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爲這塊地方，是一個小鎮，鎮上人家，有種田的，有經商的，也有半商半農的，我父母起先只是幫人做工，打雜，只要是屬於用勞力的粗工，皆去做的。

大約做了兩年光景，手頭又有一些錢了，於是我父親在無人僱用時，便也做起小生意來了。

此時販賣的貨物，是一些糖果和日用什物之類。老清早我父親便步行到二十

里以外的城裏去批東西，回家時，往往總是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的，俗語說得好，百步無輕担，他背上五六十斤重的東西，從老遠地方步行歸家，其跋涉的苦，概可想見！

父親一歸家，我母親便把批到的貨物，一一陳列到設在街旁的攤上去，而我也就捧了糖盤，到處求售去了。

總算托天老爺的洪福，我們這設在街旁的店，生意却慢慢的興隆起來了。這一半自然是我父母的和藹可親的態度，還不討人厭的緣故。尤其我父親那種勤懇儉約，奔勞竟日的工作，博得了一些信賴了。

從此，我父母便不再去做短工了，却格外勤奮地專做這一門生意，每隔三四天，總得往城裏批貨一次，看他回家時那種怪吃力的樣子，我自然覺得極其難過的。

然而父親却說：「嚙苦不賺錙，要吃飯就必須如此！」

要吃飯，就必須如此，我們窮人原只有這末一條生路！我父親與其說在做生意，不如說做苦工，他爲了我，節衣縮食，從上午四五時一直到下午十一時，這樣那樣，只要有錢可以賺的，什麼都幹，「要吃飯，就必須如此！」無論春夏秋冬，風霜雨雪。

這樣的又過了兩年光景，我們却正式開起店來了。開了正式的店以後，自然把『雜貨』兩字的模範，更加上了一些『雜。』而我父親的操勞，從此也愈加勤奮！工作也愈見緊張起來！

可是出人意外的，生意却並不比以前更好一點。倒是爲了開店，一切的開支却加多了，如房租房租什麼的，每月就要開支掉四元光景。這店中所賺得的，却比設攤時差不了多少。

我父親究竟是聰明人，他看看勢頭不對，於是派定母親做店中生意，派定我仍舊做從前的糖盤生意，他也仍舊拿了活動店（籃子）到處兜售，無論鄉村或鎮

上，風霜和雨雪。

在農忙的時候，我父親更有妙法來了。往往在半夜三更就起身，下一點冷飯後，就往城裏去批一担鹹魚回來，搗到附近鄉村中去販賣。這時鄉人因為忙，正在沒空來到鎮上來買東西，見他去，正合他們的意，於是乎生意來了，一担魚不消轉一個圈子，就售完了。回家常在上午十時以前。可惜現錢買的不多，大多數都是賒欠的。

回到家後，下一點飯，就拿了另一副活動店，又到處兜售去了。

如此一個情形，做起來，除非是鋼皮鐵骨的，有那個支持得住？他本來又是做得太辛苦的人，到底也吃不住了。然而他依舊咬緊牙齒，拚命的幹着，幹着！

夾忙頭裏，母親又生起小弟弟來了！從此我父親又要燒飯，又要做生意，又要照料母親，一日到夜，忙個不得了，我雖然也幫着幹，可是父親到底是沒有空閒的。

待母親能夠起行的時候，我父親早就支撐不住了，說來也真太傷心，只病了三天，就丟掉了一切去了！

父親死後，我和母親正如失了魂魄，無限的淒慘！沒奈何，只把新放出去的賬，苦苦哀求地去收轉來，把父親草草成殮了，把店房也退租了，重新在原先攤過的老地方，設起攤頭來。

現在是批貨的腳色換了我了。我起先每次只能批十幾斤貨物，但在歸途中，腿子却已痛得交關要命，每次痛時，我總不免想起父親來！不免偷偷地洒一點眼淚！

回到家裏，母親看見那種狼狽樣子，也總不免痛哭一場！

最要命的，就是批貨回來在途中下雨，此時的苦酸，真正難以言說的啊！

現在，我已經十八歲了，弟弟也三歲了，父親死時，我才十五歲，想不到在如此艱辛的道路上，也居然能夠給我母子溜過三年光陰。

然而，生意愈做愈難，本來能賺千把文一日的，現在却只有五六百文了，兼之，母親近來又常常多病，弟弟又小，而含辛茹苦所賺得的，却又是如此微乎其微的蠅頭小利。這一副重担，叫我如何負載得起呢！可是，爲了三口子的糧食，我不能不格外努力的拿了我的活動店，到處兜售啊！無論是春，夏，秋，冬，無論是風，霜，雨，雪……

〔附記〕我本來是不識字的，因爲去年入了民衆學校，畢業後又常到母校去補習，在夜裏也看看書報，這才識了幾個字，此文是經過母校教師不少潤色的。
我要在這裏謝謝他！

船夫生活

船家

阿美

不是西湖邊上搖蕩湖船的「船家」，也不是珠江兩岸流行的「船家」，更不是來往大河之間有三四丈的高桅的「船家」。我搖的只是一條極小的小船，俗名叫「小脚划船」。住在大都會裏的朋友們，也許不懂我這一門行業吧。

客人要到一個地方去，而又沒有什麼班船可趁，跑路又吃勿消，且有急事不能不去幹時，就要叫到我們的小脚划船了。因為勿論在風雨冰雪，或則是寒暑日夜，要是有人一僱到我們，要我們幾時開，我們沒有不是悉聽尊便的。而且船上可坐可臥，又可以附載許多行李什物，不是很便當的嗎？

但是，事實上却並不曾因了這許多方便，而就增加了我們的生意。通常一個月內，我們只能賺到三四塊錢，而一兩個月只能賺塊把錢，弄到你啼笑皆非，一

家人挨餓的日子，却是極容易碰到的。

就拿這個地方來說，後這個行業的老同鄉，却有十多個，但鎮並不大，生意並不多，因此上，個個弄得焦頭爛額，無限淒慘！

你要叫我們去幹別的行業去麼？不行，我們做生意沒有本錢，做工去沒有存頭人，我們只好幹幹這種無本錮的生意。

譬如我，這行業原是父親遺給我幹的，我常常想不幹牠，但事實上却由不得我不去死抱住牠，幹着牠。這並不是我父親固執，你要明白。

我父親去世時，含着淚說道：

「兒呀，我沒有別的東西留給你，……這一條船，……我的一生財產全在這裏了，……你莫看輕牠，……好好利用牠。……」

父親的意思，我懂得。他是說，在我萬不得已時，很可靠此爲活的。却並不是一定要我幹這勾當。

先前，我夢也不會夢到，我竟會去幹這勾當。憑著姨父的瞧得起（姨父是一家米行的掌櫃，）送我上學已經讀到高小一年級，我總以為將來起碼做到掌櫃職份，對父親的這一行行業，我一向是瞧不起的。

但是，在父親未曾去世以前，姨父却不顧一切的去世了！在姨母依然一聲聲痛哭的時候，我含着淚無可奈何的歸到老家來了。

從此便失了學，成天在家裏度我悲苦的日子。

這一來，就急煞了我的父母！送我繼續入學麼，沒有錢。送我去學生意麼，却又捨不得，且又找不到蒼頭人。要我搖船麼，年齡還小搖不動。那末如何是好呢？答案是：過幾時再說罷。

好，「過幾時再說罷！」可是父親生意清淡，一向不免要忍饑挨餓的，又多了一個我，更不消去說了。如何才能使我不餓呢？這又急煞我的父母了！

省吃儉用，借貸典質……日夜兜生意，母親做針線，洗衣服，……什麼都幹

到。我看看心裏難過，但有什麼法子呢？

挨過二年多，當我剛剛上船幫忙不久時，霹靂一聲，父親染霍亂，不消一天工夫，便悄悄死去了！

到了這個地步，還容我不抱住牠靠牠過活嗎？自然，我起先總還在心裏打算，以爲我也有高小程度，總可以換個把較省力的職業。但當我碰過幾回釘子（如投攷練習生沒有文憑之類，）又看見報上成天大登着在大中學畢業而失業的消息之後，我的心就死了。從此也不再在腦海裏建築起美妙的幻影來了。

現在是專門幹着這行業，成天到各船碼頭招攬生意，以便把勞力去換一些米糧來充飢。

仗着平日的經驗，使我積下了一條找生意的通例，那就是我們有生意的日子，總不外是極寒極熱，風雨大雪的天氣。因此，每逢到這樣壞天氣時，我心裏總不免一樂。但請注意，我並不是鋼鐵打成，喜歡往風霜雨雪裏去練本領，人一樣

是人，人家喊「冷呀！」不見得我就不感到「冷」啊！只是爲了我的生意，比楚有了一些把握，這才有點樂融融的。但，白快活，白跑一天，毫無生意，弄到肚子更飢餓的機會，在這種天氣也是有的。

一有生意，便是歡天喜地，快樂無量，冒着風雨，搖，搖，搖！尖的風迎面刺着，不管牠；猛的雨往頭上打，不管牠；手指凍到紅腫，不管牠！雪壓，不怕！驕陽麼，不怕！我只是搖，搖，搖！冷雨把衣衫濕透啦，管不着，驕陽把皮肉晒痛啦，也管不着，我只是搖，搖，搖！

寒天，在小港裏船給攔起來啦，捲起褲管跳向水裏去推；路途遙遠，已經搖出「三九」路（我們計算路程，以九里爲一單位，每九里船資五角。「三九」即廿七里，）而目的地還未到，手臂已經酸痛啦，咬緊牙關搖，搖，搖！

船上客人怕風，怕雨，怕……，我不怕！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獨怕癩人叫。

餓肚皮！

搖過「三九」路，捲起襪管，在冰堆裏把攔着的船推，客人贊嘆道：

「紹興人真吃硬呢！本地人哪能及得來！」

嚇嚇！紹興人不是鐵養的，我是看在你一塊半錢上啊！

待到拿了一塊半錢搖回家裏時，手臂如折！但心裏歡喜，我和老母又有十來天不至儘挨餓了！

在此地的許多同行中，我是比較少家室之累的一個（我還未有妻房），然而生活却已如此艱辛，要仰事俯蓄的老同鄉，更不必說是死路一條了！更何況是，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一般奔走的人，看來也越弄越窮了，挨着餓在壞天氣招攬竟日，常常沒會兜到一釐一毫！唉！日子真不好挨啊！

店員·學徒·練習生·的生活

一位女電話接線生的自述

錢華

這一隊可憐蟲，站在一條戰線上，同是有錢人鞭撻下的奴才，也許不致相忘吧？但我初進來時，老牌的同事似乎沒有一個同情我的，似乎我是她們花叢中的野草，也許同她們在一起會使牠們的美麗減色。偶然走過她們的身邊，隱約聽得半笑半罵的說：「這件古董是乾隆年間的寶貝！」

事情太難索解了，倘若工作是爲生活而工作的，那末，她們的一身衣服至少值二三十塊錢，戒指手錶之類的飾品還在，接線生的工資每月只有十九塊半，這些日子怎樣過活呢？倘若出來工作是爲了摩登，那末，只見有電影明星，還從未見有電話明星呢！

這次公司招考，和我同時考進來的共十人，在一位頗有殺氣的洋太太督責訓

練下，我們都沒有互通款曲的機會，只能墮子吃苦似的彼此看看而已，三個星期以後，我正式派定了工作，我們新進的十個只剩了六個，那四個呢？在洋太太一怒之下摔走了。

她們也許有年老的母親，也許化過一筆運動費，現在也許暗自在哭泣，也許憤憤地罵那洋太太殺千刀，也許帶着滿眶的熱淚說天老爺沒有眼睛。

母親知道我正式派定了工作，她很嚴厲的對我說：「金兒！我雖然吃了半世苦，但從來沒有在你身上打過主意，現在放你拋頭露面出去外頭混，實在是不得已，只望你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事，替娘爭口氣！」

我初上抬子，我的幻覺以為這是帝王的寶座，我知道還有許多挨餓的人，還有許多想進來而不能進來的人，還有許多拚命加緊脂粉工作而來奪取這位子的人，同時又想起已經占領了而又被驅逐出去的人。

我把聽筒加冕似的戴起，那知道這個原是「緊箍兒」，頭昏腦漲神經覺得有

點紛亂，眼睛好像兩隻奔車的輪子，正在搖搖欲倒的時候，嗡嗡聲裏忽地聽見一個男子的聲氣：「喂！密司劉，昨晚爲什麼不來？累我做了電燈桿子，今晚七點鐘，不要忘記，仍在老地方，倘若再失約，我可要發脾氣……」

「先生！你錯了，我不是姓劉的。」我趁他的語調一歇，便插嘴說。

「你是第八號抬子的嗎？」

「是的。」

「請不要開玩笑罷，密司劉！你以爲裝過一副嗓子我就不認得嗎？」

「先生，我是今天第一天派到這兒來的。」

「那麼恐怕真是弄錯了，對不住！對不住！但你的聲音似乎怪熟的，好像是認得的……你貴姓？」

「不能告訴你。」

「是的，等到我抱着你的腰子時再說吧，現在費你的心替我接接密司劉好嗎」

「我實在不認得她，我是新來的。」

「密司劉都不認識嗎？」他老羞成怒了。咆哮起來了：「呸！休要在你老子面前擺架子！豬糞，蠟燭，眼睛張張開，等幾天看你老子的顏色！」

他那粗暴的聲浪，把我氣得頭都要發昏了，我不能自支了，不得已把緊箍着的聽筒除上，想暫時鬆鬆氣，那知聽筒剛除下，就有一位工頭模樣的人來面前，板起面孔說：

「你是真偷懶？怪不得有人報告，你的號子呢？」

「八百九十一。」我回答他的時候，我的靈魂似乎已飛跑了。

「記一次小過罷，下次再這樣，老實不客氣，報告大班開除你。」

這時，我好像有一句話非對他說明不可，但是管工的背影已很忙的在我納悶中隱去了；隔壁第玖號櫃子的同事，——清麗而瘦長的小姐，她嘆着氣對我說：

「朋友，吃這碗飯真不容易呀！工作這樣忙，方言這樣複雜，那班短命鬼又不時打電話來鬼混，敷衍他吧，他把你纏得更緊，拒絕他吧，他又去報告監工說你不替他接線，記過挨罵總算是好事，運氣壞些還要被開除！」

她說記過總算是好事，不過罰幾個錢便了；可是錢，誰都是爲了錢而工作，沒有了錢，生命怎得維持呢！一次記過，一次罰錢，結果我的血汗所換得的只是幾頓惡毒的痛罵，其他還有什麼呢？我正在獨自傷感，又聽得九號的同事說：「你要發愁罷，被走狗瞧見了又要挨罵的，那班惡棍最討厭，他們無事可做專在我們身上找題目，無中生有造些罪條報告大班去，我們多記一次過，他們多記一次功，好像罰我們的錢都加到她們的工資上。」

這九號檯子的同事，名字叫沈天容，我能夠認識她，似乎還是狗的牽引；倘若不是那天走狗罵我，也許她還不會同病相憐，小沈說，她進這電話公司來，比我更困難，考過三次才被錄用的；然而不是她的姨丈在洋行寫字，洋行的大班

認識這裏的大班，週週折扣的說情也是無望的。她進來三年了，公司方面總不令她太失望——工錢由十九元半加到二十四元，她也不辜負公司，三年當中從沒有歇過工。她對我很親熱，給我知道很多做工的常識，公司的酷例，同事們的苦況，我應該感激她吧，但有時反使我埋怨她，她似乎給我更多的苦痛，因為給我知道的都是些不愉快的事。

小沈曾告訴我同事老張的死。說起老張的家庭似乎和我差不多，總之不做工就得挨餓，她進來時很活潑，很強健，但調到夜班以後，不上半年就患了吐血病，大班說這是一種傳染病，因此把她當作魔鬼似的驅逐了。就在這一天，她受了刺激，回到家裏暈倒了，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老高說的時候，似乎很悲哀，也許是兔死狐悲吧？因為老張的死，正是一班我們的榜樣，只有我們窮人才表同情；你看有錢人，還不是當作掃除一隻死老鼠一樣？

夜，有錢人的黃金夢做得正甜時，小高正幹着自挖墓穴的工作，她已調到夜

班了。她未嘗不知道這是死神催促她，但她能逃出這個人間的地獄麼？

早知死神不會把我放過的，果然有這一天，我也調到夜班了，我和小高又重聚了，我們做下半夜的夜班，也是我們認爲最苦的一班。聽說有許多人反是相反的，她們是最喜歡這夜班的，因爲白天可以併成一雙去逛公園，晚上能夠釘在男人身上看夜戲——上館子，進跳舞場，等到所有的瘡處都搔透——與致索然時，剛好，又上公司來用電話找個失眠男子談心，時間真是一點不浪費。然而，我不能和她們一樣，我不能去追求暫時的刺激！去把酒精來麻醉我的神經，我要切切實實的生活，猶如我的個性不許我釘在某一個男子的身上一樣。

只有小高的性子和我有幾分相近，她也有一個苦透的家庭，她的父親是個鐵小廠工人，母親去年去世了，兄弟姊妹一共八口，全家的負擔都在她老人家一個人身上。假如人類的腦袋不是裝滿着荳腐漿的話，那末小高也決不會吃飽飯在家裏做糞機器呀！

小高近來的精神更壞了，萎靡得好像常在睡夢中一樣，越加灰黃的臉色，即使加厚了脂粉也難掩飾了。

小高病了，一天工作時暈倒在抬子上，噴出血來。

小高由她的親戚設法送醫院，我去探望她，唉！她簡直是一條生蟲的黃瓜。

第二天我又去看她，下午她便死了，臨終時還捉住我的手，殘喘斷續的說：

「朋……友……趕快……辭……工……吧！」

小高死了，我的活力孤單地消磨在淒涼的夜裏，也許不久就會脫離了這人間的地獄到真的地獄去！

爲求生而工作呢？爲求死而工作呢？這個難解之謎常壓在我的心頭，使我呆呆的想着，喃喃的念着小高，也許因此對於工作失職了，在人前失了常態；有一天，走狗會這樣的罵我：

「老是這副哭喪臉！這裏不開心，何不回家享福？」

從搓五刀火紙捻子到滾蛋

李兆宜

我幼小時候，父親在一個木行裏當職員，每月有幾十元的薪水，母親又勤儉，生活很可以過得去。父親對於我希望很大，送我上學校讀書。讀到三年級，我的國文就做得清楚了，先生也很愛我。那曉得在那一年就輟了學，那木行因爲生意清淡，倒閉了，父親失了業，我的學費無着，書也就讀不起了。

生活既是困難，在家又無辦法，隔壁四叔才幫忙介紹，在城內一家醬園裏去當學徒。初進店還有一番儀式，記得走攏時，叫我在門外候着，出來一個人把我的行李檢查一過，然後帶我進去；點起香燭，先與老闆兼師傅及各先生挨次磕了頭，其次與各師兄作一個揖，再受一番教訓的話後，學徒生活從此開始。

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要起來，因爲睡在地板上的，稍遲一點，起來撒尿的人過

路，腳會踢到我的頭上，所以老早就要把鋪蓋捲好拿到樓上去。

下來就開鋪門，把長而且重的鋪板一塊塊的搬開，雖然拿得非常吃力，但這分當然的差事，新的學徒是應該做而且是命定的。

接着洗地板，揩櫃臺，抹椅凳，那一天鋪面上用的醬缸醋鉢和一些菜盆，通通都要洗好。不論是冬天結冰的時候，還是要用冷水洗的。水又要在井裏去汲，井又深，我人又小，扯起水來很困難，總是把一雙腳弄得很潮。

洗好後，把賣的貨色一一佈置停當，紅白豆腐滷，拈來擺在盤子裏，等坐櫃的先生來賣，他們拈給買主時，可用筷子夾的；但是先由甕子裏取出來，要用我凍得裂皮綻血的手去拈的，若是用筷子去夾壞了，說聲不好賣，熱辣辣的耳光就有吃的。

天天早上下冷水弄塵垢和鹹汁的東西，雙手的凍瘡爛得一塌糊塗，但五根銅水煙桿是不能不擦的。那是招待買主和老闆們用的，面上的東西，非要用細瓦

灰或香灰擦亮不可，不然就要挨罵。這工作手最吃虧，冬天最難過，我就怕個冬天。

還有最緊快又吃力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在吃飯之前有大批豆油餅送來，一面要留心點數，一面要趕忙找出放置的地方，多則一千幾，少都有幾百塊，通通要搬去疊好，疊到高了，一人在上面接，我在下面拋。大的一碼兩塊，小的一碼五塊，至少十八九斤，拋的不好，上面的人接不着，又要受訓。掉下來不但有打破自己的頭的危險，豆餅跌壞了，又有耳光照顧。因為過於吃力，常常自己連人一下跌倒。點數還要留心，若是差了數就要照賠，挨打不算數。每月只有六百錢，我還賠過兩次，一次三百一次五角。

做完後，吃飯的時間早已到了，趕緊到老闆家裏去把飯挑來，兩處分開擺好，因為老闆和先生們吃的菜與我們學徒吃的不同。我一面吃飯一面添飯，添菜，倒茶。因為要盡學徒的職務，要服侍人家，口頭的飯大半是囫圇吞棗地送下肚去

，吃完後，將盤及一切又送回去，每天三餐照例這樣是我的事。買豆餅的生意來了，又要挑送豆餅到木船上去，十三歲的人，身體沒有鍛鍊過，肩膀壓得又紅又腫，挑又挑不起，一次總要歇幾肩才送得到，雖然沒有好遠。

以外泡黃豆，洗缸子，掃地，拿東西，當聽差，總是忙得不亦樂乎，一天到晚終歸有事做的。晚間收拾了，十點鐘該休息了吧！不，還要搓五刀火紙的捻子。老闖和先生們吃水煙，固然用不着這樣多，買豆餅的木船戶來，每人總要拿一大把去，像是例規一樣，所以這也是每晚必須做好的工作。晚上終要弄到十二點鐘才睡。自輟了學就沒有機會讀書，只有每晚在這時偷偷地來看一點舊小說，或學校讀過的課本。

這樣一直過去，三年學徒已經滿了，升到名義上的先生，至少學徒應受的氣是受得少了。每天在舖上賣東西，當然還是很忙的；每月薪水兩元，雖然爲數不多，但比以前六百銅錢就不少了。自己知道家裏很苦，更不敢亂用一文，盡數拿

回家去。

窮人終歸命苦，錢好像是仇敵一樣。結果老闊的生意負了債，收拾關門，兩元錢還是拿不成。我於是就告失業。

這時我弟弟也有十一歲了，因為害病成了啞吧，母親又添了一個小妹妹，家中幾口人要吃，父親看我失業了，非常焦急，母親着急又生了病。沒法子，後來父親還是找四叔幫忙，幾處轉託朋友，才在上海一個洋行裏找着事。

說起來在洋行裏做事，多麼好聽呢！其實比以前當學徒還難，洋大人才不容易奉承，稍微推板一點，不但耳光，還有腳頭。揩地板倒痰盂更要十足道地。當過幾天名義上的先生，現在又來倒痰盂，還要受比以前學徒還要難受的骯髒氣。爲了生活的鞭撻，要吃飯，只得忍氣吞聲做下去。有一天早上下雨，洗痰盂，下階着一滑，把痰盂打破了，洋大人大發其怒，耳光腳踢還不算，立即就叫滾蛋，我於是又失了業。

押典內

金曼輝

——生活散記之一

那年是十二歲，纔從高級小學校畢業。我的親屬們就計劃送我到典當去學生意。

踏出高小校門，自己捧了那小捲的文憑時，滿心以為能力夠了，很可以賺錢吃飯，誰還願意去幹學徒？同時亦一心在想進中學。這意見給媽媽知道了，立時扳了臉說：「你不學生意有誰肯給事情你做？想讀書，我們的家裏不配，少爺們才有這種福氣。」實際上，家中經濟情形能夠維持我讀完高小，都是忍了苦的，那能夠給我進中學？

幹別的事罷，首先誰荐呢？每一種職業，都有他的封建的系統，——而且我

們徽州人，大都是幹的典押業的，此外，茶葉，筆墨，衣莊，這幾種職業都不合我志向，但是不在這幾門中找一門職業學又不成，因此，限於我的社會關係，只有進押當做學徒了。

進店的前一晚上，把擱樓上的柳條箱搬下樓，媽媽在房裏把我的衣服從箱裏，從抽屜裏，集中到床上，準備放進我帶走的柳條箱，我呢，偷偷的把一部三國志，古文，唐詩，英文，等書籍塞到箱底，再拿了墨，筆，紙，硯放在面上，這時，滿心在想，不管他學不學生意，書總要讀的，字總要寫，只專等有了機會，我就跑出押當，做別的事去。可是等媽媽理齊了衣服，拿出房放進箱時，一見那些書籍，就急忙的拿出箱子，不管我搶手奪腳，一面罵我，一面拿了進房鎖在她自己的箱裏。這時我哭了。

這幕悲劇，深深地刺痛了我幼稚的心靈，使我想到學生意的可怕，想像到那批兇蠻的人的鞭責，想到自己這一去準被虐待死的，所以哭鬧着明天不肯進店去

。這時媽走出門勸慰我說：「不是不能讀書，因爲一讀書，就沒有心思學生意了，那時老板趕了出店，名譽要沒有了。」她收了書，是希望我認真學生意，只要捱了三年苦，滿了師，那時由我要什麼都可以，於是講到死了的爹，希望我代他爭氣，媽媽亦陪着哭了，終於進房去把沒收去的筆墨紙給了我，勸我上床睡。

第二天的下午，我一個人坐了部人力車，一面捨不得玩熟了的家，一面又在恐怕着進店後痛苦的生活，呆呆的坐在車上，由車夫拉，我脚下放了隻柳條箱，車蓬上放了一個鋪蓋，就這樣哭不出口的隨了叔父進那間店了。

一走進那大「當」字的屏風，看到一隻高的櫃，那隻櫃我那時站在面前伸出手不能摸着櫃面的，店堂裏很暗，太陽很強烈地晒在天井的地上，裏面還需要點支電燈的。

這時我左手提着箱，右手托住對臘燭，燭面上放了三枝安息香，站在櫃台邊的廂房門前等，走進這間屋，第一眼看到一對胖得像南瓜的男女，依了叔父的命

令，我叫了老板，老板娘。到這間房裏，叔父把臘燭拿去，點在上位的關帝像前，於是自裏間另有個大胖子走進來，這個胖子比老板瘦些，但亦有東瓜那樣了。於是我向他叩頭，叫先生，這個人就算我的師父了，而從這天起，我的運命亦在他手掌中了。

他們先查我的箱子，不滿意所帶的筆墨，這時我把恨媽媽的心，變成恨那條東瓜了。他叫我的師兄帶我上樓，那間樓很長，隔成二條小弄，每條弄邊，從地板起直到屋頂，都堆滿了報紙包的衣服，電燈光更弱，以致我把箱子鋪蓋放在騎樓前我的鋪位時，眼睛看到太陽都覺得眩了。

下樓來先生命令我拿出草繩，理好報紙，這天因為我初到，包衣服提早了一點鐘，我就開始折衣服，包報紙，串竹牌，有人來贖衣服時，跟了師兄上樓找衣包，爬竹梯。

押典內的學徒，早上六點鐘就要起床了。泡水，掃地，倒痰盂，揩櫃台，賬

桌之後，服侍先生起床，我總算幸運，老板住在店裏，有丫頭，倒馬桶的事沒有輪到我（這比第二次在五金店中要天未亮出來提馬桶，是幸福多了。）中午，晚上擺台子開飯，下午四時和關了店門後要把當下的衣服打包，搬上樓，再一個人爬在樓上，一包包拋上去，順了號碼。砌在那書架似的四方尺的隔子裏。

我們最怕是查衣包，和理衣包。因為每當下一件衣服是有一個號碼的，而且每個月有一個字，那字是順了千字文排下去的。從「金生麗水，玉出昆岡」那樣一個月一個字，而每日總有二三百號，有些取贖去了，那隔子中空時，要從頭把一年中的存衣包，再一格格排齊，排滿。那時我們呼吸灰塵，周身是灰塵。

至於查衣包，有時要爬上近丈的竹梯的頂上，一塊竹牌看過，把當票上的號碼對了衣包的號碼才能拿下樓來，有時查得慢些，顧客在櫃台前發氣了，罵人，而先生們以為我們做事偷懶，免不了吃栗子（吃栗子，是用手指屈了打頭，並不是真有福氣吃栗子。）有時，查錯了衣包，至少挨一頓「抄鷄飯」（用鷄毛帶來

打，再來查一次，若忙中錯了出去，那糟了，一元賠三元，四元都會，我們做學徒一個月只有剃頭，洗澡的六角錢，三四元要多少時候才賠得？於是在十六支光的電燈下，從九百隻衣包內，睜大眼，仔仔細細查到那隻衣包，下了搖搖欲斷的竹梯時，還要仔細看下號碼，而樓下又吵查得慢了。

我們學字的時間只有早晨六時以後，學的是那種蛇爬似的怪字。看書呢？要有錢買，十一點以後可以看九十分鐘。這樣每個月六角錢化了三四角錢剃頭，洗澡以後，實在買不起書了。而那般師兄們呢？也並不想看書，只想積起錢來。

我進店後，因為讀過幾年書，亦能算算，總幸得了些優待，出名難看的當票字，一月後亦會寫了，於是我這師弟反教師兄打算盤，坐賬台寫當票。我的生活漸漸少跑些樓梯，同時我更渴望讀書，可是書沒有，要買亦難拿進店。

有一天，包扎衣服時，偶然看到舊的申報，新聞報等的附刊，我呆呆的讀登載在上面的文章，給先生注意到，挨了頓罵，說我變懶了，於是驅下賬桌，又罰

跑樓梯。可是從這一天起，我亦發現了讀附刊可以充我讀書的飢荒。我偷偷的乘先生做事時，把報紙一張張理齊，暗中把有附刊的報紙藏在一角，到晚上把牠帶了上樓。查衣包時，亦一次一次從堆在樓上的舊報紙中拾出附刊來，集中到自己的床頭，到晚上上床的時候，躺在床上，借着我床鋪外的路燈，讀起來。於是我幼稚的腦中，亦漸漸積了些所謂智識，但是因為晚上太愛讀那些文章睡得遲了，白天免不了瞌睡，於是時時挨罵。

從那些附刊，及偶然夾在報紙中的小書內，便引起我求學的心，而憎惡暗黑的店堂，終年晒不到太陽的店堂。但知道自己環境不允許，於是偷偷寫了信給同學們，希望他們代我找個職業。

有一天朋友來了封信，我想收，給先生拿了去，拆開看，把它撕了。叫我上去，問我：「爲什麼不一心學生意？」我吃到了栗子，又嘗了第一次的「抄雞飯」的滋味。信終於沒看到，也不知裏面講些什麼。這次後，我恨死了這種環境，

於是決心想脫離黑暗的店堂。我乘了出外洗澡的機會，澡不洗留了些錢買幾本看相書，想學看相，走江湖了。

有一天晚上，買了本書回來，給先生查到了，於是動員了全店的人查我的箱子，被舖，把我買得的相書，古文古詩，英文等都搜了放在賬桌上，已經十一點半了，叫我下樓，開始了我生活中最毒辣的一頓鞭打。我氣憤極，把鷄毛帚搶了來，一折兩斷，狠狠地說我不學作這生意了，你還能打我？明天一早我出去就是了。

先生大概被我嚇呆了，坐在賬台上嘴不停罵，我一個人朝樓上衝去，把我的衣服雜碎東西，整理在箱內，把被捲好捆好，我忘記了睡眠，忘了我該做什麼，腦中充滿血，亦不想明天如何見我的媽媽，不想回家不得的事，亦不想所決定的走江湖如何開始，能否成爲事實？亦忘了生活的恐怖，只是氣憤的躺在木板上，靠住被鋪望着黑的滿了星的天空，靜寂得沒了人聲的街道。

第二天清早，天纔亮，把舖蓋拋到樓下，連柳條箱都丟了下來，給他們查過，脫下身上穿的衣服給他們查後，算到了一元三毛錢。這樣，從後門一個人背了舖蓋，提了柳條箱，茫茫然的走了一段路，直到手酸極時，叫了一輛人力車到學友家裏去了，於是和監禁了我一年的黑暗的店堂，三個胖瓜，大的當字，灰塵的衣包，床外的路燈，別了。

三家店的學徒

曼輝

這次我進去學生意的店共有三家，五金店，碗店，照相店。三家店一個老板，共佔兩間屋，所以我一個人算是學三種生意，做三份事兒。

從押典出來後，並沒有照自己的計劃幹「看相」的玩兒，走江湖，可也不易的，他仍有幫口。而且家裏人怕我給人拐去，所以住在學友家裏半年多，他們讓我看書，自己找份願幹的事，而代我出飯錢。時間半年去了，那張小文還沒絲兒效力，我終是失業。媽媽呢？常走來告訴，說親戚們看不起我，隣居譏笑我，叔父恨我罵我。但有一天告訴我，舅舅代找到的五金店的生意，要我去學，說有兩塊錢一月的工錢，我只得答應了。

進店是舅舅帶的路，他還請我吃了一碗鷄麵，進店的儀式和押典差不多，那

個老板兼我的師父的人也是個胖子，不過從潮州人變成浦東人而已！

在三家店裏，我的生活很複雜，因為做的工作有三家店。但也很簡單，因為每天做的工作都差不遠。

商店倒馬桶大概都在天未明時，所以倒馬桶的來打門，喊叫時，正在我睡意最濃的時候。我很怕倒馬桶，不單是因爲臭，臭與香學徒是沒份兒去想的。我怕他的打門，因爲這往往連老板和櫃檯先生都吵醒了，我還是沒醒；所以時常是被他們掀開被窩，有時挨一下耳括子才醒。我晚上睡得那麼遲，怎能怪我好睡呢？天沒亮，我常被了短棉襖，有時急得不及穿外袴，提了馬桶下樓，因爲你慢了，倒馬桶的不停手叩門，老板們又會發怒。這時我真恨冷天，冷得牙齒打戰，腳手伸不直，有一次我還從樓上滾下樓，好在沒提馬桶。

早晨工作是先用水洗淨櫃台，天凍得水結冰時，我還是同樣要把凍得開裂的紅蘿蔔似的手指伸進冷水去，不能泡熱水，除非先生們洗完臉的水。但那水又嫌

骯髒，揩玻璃櫃面一定要用清水的。

洗完櫃台開店門。那長的排門很重，兩扇一次的肩進弄去，疊完了，要掛六塊招牌。這工作真不容易，因為我個子長得短，又沒氣力，掛招牌又要爬上凳，站在凳上兩手抓住招牌的左右底邊還夠不到鉤子，定要踮起腳趾，招牌很重，我怕凳子不穩，或是自己乏力了，倒跌下地。尤其那四塊碗店的招牌，每塊牌上嵌着二十四個碟子，磁很好的招牌，每次我舉起掛上鉤，或是晚上取下來，我的心總在抖，怕滑下地打破它們。

招牌掛完，先把五金店裏的畫鏡，一面面掛在兩旁，把玻璃搬到店門旁的陳列處後，我開始走到碗店去，把碗，碟子，糖缸，一個個放在門口的木架上，有了塵又要下冷水洗淨了才放上，碗疊好，才奔上照像室裏把三個遲起身的先生底鋪蓋捲好，堆在後面暗房的欄樓上，把四把夜壺放在一邊，開始掃地，鋪上地毯，排齊照像的背景，假動物，上樓掃地，都得了，奔上樓兩把一提的把夜壺洗了

，這時老板才慢慢起床，要水洗臉。服侍完，我即刻又到灶間把昨夜的剩飯倒上鍋子，引着火煮泡飯，等先生們吃完，自己亦吃了，洗碗，這樣早晨的工作算完了一個段落。

做完了事總能休息下吧？不成！要到製木框的工作室去把製就的木框搬下樓，拿出大塊的玻璃，量了尺寸，劃開，裝進框。有時先生們在玻璃上寫反字（因為寫反字掛起看才是正的，）我磨墨，有時塗漆。有時木框原料到時要背木框到樓上的製框處。新碗來了，拆開草繩點數，洗乾淨。樓上照像館有顧客時我要去排佈景，搬椅子，拿水漂底片，黏像片的紙夾。

在學徒看來，這類工作是有季候的，天冷了真會悲傷起來，五金店，碗店，照像館內，凡我們所摸的東西差不多都冷到刺手的，尤其玻璃和碗，天冷了，手指常僵，抓不穩，時會跌碎的，而且我們從洗賬台的事做起，都沒有熱水給用的！所以時令才交十一月，凍瘡已經高長，手指腫了，開裂了，於是碗，玻璃常會

碎，耳括子亦常常挨受。這種痛苦誰能了解呢？

我在這家店中還要洗照像的底片，因為底片是玻璃的，不能用刀刮，用沙磨，只能浸在硝酸類的液體中爛去，做這工作又不能用筷子，鉗子，只有手指，雖然我們學會先倒出液體再用水沖，但日子久了，手指受了酸液，指發墨，手指破爛，再加在冰點下用冷水洗東西，一雙手都爛着。可是這次我沒發氣使性，生活已經壓偏了我的個性，因為不幹，可憐的兩餐剩飯菜，一月兩塊錢的薪金都會沒有的，我再怎樣生活呢？在老板，你不幹仍有人代他幹，他自己只吃吃養胖就得

了。

上午十點半淘米，洗菜，燒火。我很高興這種工作，因為我能休息下，能望住灶肚內火舌的姿勢，滿是油煙塵封的灶間的窗門，何況又有火烤呢？

飯後的工作大部份是割玻璃，學寫反字，出門代人家配玻璃，理磁，做雜事，有時也可以望望馳過的電車，看一羣人來往，比比顧客們鼻子的大小。有時賣

洋釘，鐵絲，小鑽。有時隔壁碗店叫我去收一兩隻碗錢。有時搗了鏡架，背了碗替顧客送貨。送貨最怕的是大塊玻璃，大疊碗，我曾碰碎過一次。

晚上收市時，再爬上高凳提心吊胆的先拿下四扇碟子招牌，搥排門，十一時後才能算我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時間。

躺在床上，背痛，電燈又熄了，讀書，讀報那才真是個夢！中國的小商人只要能從信書上抄對了一封信就算有學問的，讀什麼書？能掙錢，做老板，享享福，這是做人的道理，亦是學徒吃苦時的希望，也是老板對他的學徒的希望。所以我們文盲，一知半解的多了，我呢？把現在的生活和在押典內的生活比較時，只得把被蓋住頭哭着。悲傷我失去的讀報的時間。生活的痛苦，我的希望，每夜都會攻擊我弱小的心靈。當然我更不敢和那般在中學裏的撒嬌哥兒比了！

有一天下着雪，清早就飄下厚的朵朵雪花，我手痛，又硬，身子又有些發熱，我不敢出聲，路上很滑，把高凳架好，捧着碗碟招牌自己心抖了，怕會打爛，

爬上凳，招牌的鉤兒儘動，望不準，眼睛一花，那塊勞什子跌了地，我跌在上，臉刺破，我暈在地上。

等我醒的時候，已經媽媽，舅父都來了，躺在床上已經一日一夜沒醒，發寒熱，頭痛，手痛，背痛，老板請他們帶我回家醫病。現在想：做了半年事，他還不肯代我請醫生治病，終天做學徒是牛都不如的麼？

回家害了兩個月病，母親接着又病了。在我病才一個月時，老板已經停了我的生意，媽看我才痊癒的，也沒拖舅父去求情，我的學徒生活才算過完。

替藥材店忙過三年的結果

羽 餅

一·走馬上任的一年級

記得數年前，在我故鄉的鄉師校裏，將要畢業的先一年，家庭因環境的關係，社會經濟的瀕趨不景，於是在雙重壓迫下的我，不得不投筆從商，而逼向都市裏來。——在一月藥材店裏。

這月藥材店，以外表而論，雖不及銀行公司的富麗豪華，但比之油，蠟，紙火舖的小商，似又稍加一等。我心裏本不願從商，但爲了家庭的窘迫，父兄的累贅，不得不爲自身打算，而暫維殘局。兼之這藥店雖說不上擴大，然而形勢和外觀，頗有令人愜意之點。對我可算「門當戶對」了；所以我就立刻的走馬上任。

在店裏，因爲進去遲了一點兒，在同事中幾個學員裏，論起排行來，公房不

才是我。因為是公房，於是所有店內的瑣屑事件都歸我。每日工作：晨則洒掃，拂案，捧盥水；會客時：燃旱煙，進茶，打手巾。這是從晨至午的必修科目。午後必往老闆住宅去跑上房；夜則，持風燈送老闆返舍，我在前面開道。有人說這些都是店員初級階梯，但我則認為是侍者，聽差的生活罷了。

這且不說，如買客看貨，必得帶路前往，先生們一旁抱膝談心，令我們將堆定的貨物，一箱一箱的運下開出；開出看後，又一箱一箱的碼上堆子（每箱的重量最輕的二百餘筋）。無論貨之輕重，不問堆的高矮，這是由我同另一學員每日不可少的苦工。

有一次，因發一件貨品，那重量我認為我們不能勝任（重量五百餘筋），而且碼在二丈餘高的堆子上。於是我要求先生另派灶工往運。而先生却大怒的說：「只會吃飯！」當時我心裏躍了幾下，但又忍住了。終於攀繩附箱而上。殊料堆子過高，經不起人再在上面動搖，遂一聲一聲，這堆定的二十件貨品，完全

坍倒。差幸我在貨的尖端，我隨貨勢傾側，竟把我掀在離貨丈餘遠的地板上。兩臂半響不能平伸，所幸身體未爲貨品壓住，我暗不禁默念「耶穌愛我。」而我的同事則「噯喲！噯喲！」不住地狂叫，因兩腳已被貨品積壓着了。那先生還怒目圓睜的憤憤地說：「媽的，笨菜！」這話當時我雖未書之於紳，然在那一霎那間，生死殘廢的關頭，而X先生竟顯出那樣的態度，所以我現在還記得清楚。

我那同事雙腳不能行動了。第二天老闆給了二元錢給他，由他的父親領回去。臨走時先生還……：「自不小心。」我視這種殘酷的待遇，不禁動了「兔死狐悲」的意念。而心裏懺縮了。這生活是人麼？抑是牛馬呢？唉……

二·逼趕「跑攤」的一年級

我有一個癖好，是常愛書。老闆先生亦常愛責罵。然而背了老闆先生我仍是要讀，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書我自讀之。尤其責罵愈嚴，而我看書愈是起勁，因爲準備退休——開除了。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郭沫若著的論文集在角落裏讀，

却被×先生發覺了。冷不防他一手將書拖去，並且惡狠狠的說：「你要讀書，我要焚書。」我心裏不覺顫抖了一下。我想，×先生幸好在商場，倘在政治上呢，你想他既能焚書，豈不能坑人嗎？

當晚，老闆不知爲了什麼，叫我另爲謀事。我聽了這話，真是謝謝龍恩；萬不想一年餘的奴隸生活，今天解除了。次晨，我將行李搬了出來，請先生檢查。忽的另一老闆叫我在一間靜室裏說：「你們青年人，情性真是暴躁，而又不達時事。你想，你來此作什麼？你父兄送你來此又作什麼？是不是希望你學成後造一點事業？你是不是希望畢業後去謀出路？怎麼已三年之罕了，因「老師」責備而棄一簣之功呢？回家何以對父兄？何以對本身？而況現在人浮於事的呀！」一夕話說得我默無一語，終於由這位老闆的轉環，使我稀飯泡米湯，——歸還原職。後來聞同事們說這位老闆留你，因爲另有用處；我想，我還有用處麼？心裏不禁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這另藥店，每年要辦一種外山藥材和山貨。產地在川黔交界的古宋和敘府。常年的莊客是老闊的姻弟×駐在那裏收買。因為這年匪盜蠶起，道途不靖；兼之鹽，合，敘等地軍事又起，老闊的姻弟×就不願意去了。值各貨出新期屆，而這些貨重慶又缺，價值又漸漸地漲起來——於是急煞了我的老闊們。

不知怎的，這樁差事就欽命到我同一位姓汪的先生及灶工老龔。真是言出法隨，這命令一下，「着即起程，勿稍逗留。」誰知事竟有湊巧，我的母親恰於這時病故。我便將報喪的家信陳給老闊請假奔喪，而老闊們說：「人誰不死？已經死了，回去難道咬兩口來吃麼？先公後私，端人碗，服人管！」我在這「着勿庸議」的威脅之下，不敢哼一聲，遂整裝「跑灘」。然而昊天罔極，我就成了母死不奔喪的不孝孩子了。我寫到這裏，滿眶子的熱淚，不禁泫然下落。「商人重利輕別離，」信不誣也。

到達目的後，往返於古宋，奔馳於敘府，足有半年。所採辦的牛皮，黃姜，

猪毛，培子等，陸續運回重慶。本想收莊東歸，但爲瀘合間的川黔軍事猛烈所阻。一天，突傳黔軍由此潰退，聞該軍軍紀不佳，我將所存現銀一千餘兩，與同事汪及灶工老龔和我三人分負在身，以備逃跑。值我們將要分頭隱避的當兒，潰軍來了，汪與龔遂於倉皇中竄去，我則隻身越窗逃遁。殊不料爲一潰軍瞧見，跟踪追來，鳴槍數響，幸未命中。我跟隨奔跑，適值小溪無渡。這時，我正如伍員出昭關所謳句子：「大江在前，追兵後」的情況。只聽那潰軍喊：「線上的朋友，將包袱丟來！」事在爲難，忽陳×團防適至，雙方接觸，我則竄入一間農家茅舍裏。殆潰軍遠去，我始返寓。在途中內心搖搖，爲恐爲懼。但撫摸着身負三百餘兩現銀，不覺自嘆道：爲汝三百紋銀，險丟了吾一條性命。

東歸，船過本鎮，同事汪及灶工龔欲拜望我底父親。我亦想望望已死而未送終的母親墳墓。我們囑舟子傍岸；適父親下淪，而母親墳墓過遠，勾留二小時，遂仍歸舟東下。

當晚，我將帳據陳列；而老闆不是說這裏不生肌，就是說那裏不對口，挑剔，反覆，其意味似有無限的疑我。後來問：「怎的收莊，却不先到號，而先歸家呢？」我說我非聖人，怎能過門而不入？那老闆兩眼死的釘了我一下。我站在寫字臺旁邊，看他一頁一頁從頭看到尾復又「二二添作五」從尾算到頭。晶瑩的電燈，時時放射白光，似乎爲我張目。嗚嗚……汽笛一聲，電燈突熄，我視窗間，不知東方之既白了。

三·撤職查辦的三年級

這是我行將畢業的一年，這年又是這月藥店的賬期（三年即叫做一賬，）這時許多同事都向我說：「翎！跟你老哥道喜哩！」他們所以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因我頭年往古宋辦貨，那年的生意不惡，而且紅利倍蓰。這店的定例，凡「莊客」分紅的多寡，視生意盈餘爲斷。其向例是以紅利百分之五作莊客的獎勵。這獎勵，屢年老闆的姻弟×，及×先生的外甥均曾經享受過的。所以同事以這樣的原

故而爲我致賀。但我心底雖不在意，然幼稚襟懷，精神頗爲興奮。

後來會計先生將我所經手古宋敝府莊的帳目盤存出來。損益計算書載明：借方爲一二〇・〇〇〇元，貸方爲八二・〇〇〇元，純利爲三八・〇〇〇元，如照百分之五的獎勵推算，則我應得獎勵一・九〇〇元。這個數目揭曉後，同事無不交相羨慕，我於是也樂不可支了。我想，我雖然受了些痛苦折磨，飽嘗了些道途風霜，遇了些驚濤駭浪，遭了些不測危險，在這時，尙還有點生機，這也罷了。

孰知這種希望，竟成幻想。不但百分之五的獎勵終成泡影，而意外的不幸事件反發生了。老闆笑嘻嘻的叫着我，他說：「你現已畢業了，我們這裏『塘小魚大』，不能棲枝你的了。別的好事，請你遷地爲良罷。」非要喊我的介紹人來負我經手的古宋敝府的帳上未完結的手續。這顯然是，撤職不說，而還要查辦。我當時聽了，心底怒火中燒，所謂矮子過河——安了心。於是我就反問：「我究竟犯了你們什麼了不得的罪，請一一指出！俗話說得好，『殺人要喊醒』呀！」

他說：「賬上浮支虛報，人品狂賭濫嫖。」有了這八個字的朱諭，我就爲他「劈溝子一脚，白屁股一翻」滾了出來。我細嚼這八個字的朱諭，我有類孔二先生受屈時的話來，天厭之，天厭之。然而「三年徒弟三年忙」的生活，就此告終。

最後，我向介紹人提出獎勵金百分之五的話來。他答，「你怎麼不知你開除的原因呢？百分之五的獎勵，這是老闆的姻弟和×先生的外甥才有這特許的權利，你是他什麼人？……」哦，我才恍然大悟，我非他們的舅子！哈哈！

我想，我是受了×老闆的騙了，我是爲他犧牲了。但現在不是舅子而被犧牲的人才，在商場又豈僅只有我麼？回想，豈特商場如是，政治上何嘗不如是呢？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是現在資本家，權威者，奉行到底的治事格言，尤其是它們的不二法門呵！

二四·三·九·午後三鐘於重慶。

電燈公司的練習生

雙

在這浮於事的病態社會裏，青年的出路原是個最嚴重的問題，而我的家庭裏又是怎樣急切地希望我就能有一條較好的出路。處在這兩重情況下的我，於是寫求薦信，託親友便成了我日常的工作。但是那太快的光陰呀！一個二個月長的暑假就給它這樣帶走了，眼看着幸福的同學們一個個升入了高中，而自己呢？努力奔走的結果還是毫無希望，我真有些焦急了。幸而，在離開學校後第三個月的中旬，承我的一位堂兄的介紹，算是在×地的電燈公司裏找到了一個練習生的職位。

出路既經找到，便也不容許我再事選擇，又何況在高不來低不就的我，「練習生」可說是挺使我愜意的了。於是便欣欣然的整頓行裝，離開了可愛的家，懷

着異常熱烈的情緒向×地進發了。

從名義上推測起來，「電燈公司」的範圍一定不會小吧！能在電燈公司裏做練習生，那末將來的造就正是不可限量呢！家人們都十分高興地慶賀我，期望我，就是我自己也抱着巨大的野心，想去創造自己的事業。果然，那公司經營着×地全城的電燈業務，裏面的組織分帳務，機務，工務三部分，除經理之外（經理常年不在公司裏的），各部設主任一人。因為聽說我是初中畢業而又做不慣機務或工務的，所以就把我派入帳務部為練習生。也許這些已夠使我稱心如意的了。

那公司裏原有一位材料先生，因故去職已有數月的工夫，材料帳務本來缺人負責。在帳務主任欲以較低價格收買較大勞力的條件下，我就在去了半個月之後被派為管理材料的帳務。無知的我還以為被帳務主任器重而自鳴得意呢！於是我便欣欣然的幹起我的材料帳務來了。

但是一個電燈公司的材料帳務是這樣的繁忙，加以這些半新半舊的帳簿却分

到了十一本之多，以淺陋如我的一個練習生，慢說負責管理，就是要去完全理解它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但那時候我的心中是充滿了事業的野心，我有着青年人所共有的自尊心，我不甘顯示出自己的弱點來。終於在我的幾度研討之後，那繁雜的材料帳務，是也能夠每月繼續着寫下去了。

但每當月終結帳時，一看見這些巨大的數目字（貨源及存貨等），我的頭腦立刻被擾得昏昏地，頭儘管昏，帳還是不能不結，并且得精細地算，精細地寫，如果一不留意發現了錯誤，以致帳目不能結合時，那可糟了，一方面得用勁地找錯誤的所在，一方面還得受總務科長「善意的」訓誡。幼稚的我還以為這是練習生應得的待遇呢！

除了這管理材料帳務之外，是每月底之前的一星期還要出去抄錄電錶（起初幾個月是有一個人陪伴的），那是每家用戶都規定在一定的日子裏抄錄的，所

以不論寒暑晴雨絕對不能提早或遲延一天的，所有全城電氣用戶都得在這七天之中一家家去跑遍。那是多麼神聖的工作呀！

記得有一次是在狂風斜雨的冬天裏，又輪到了我的抄表期，而且是最遠的城外鄉下。我也只得帶了一切應備的東西，一個子（那時沒有人陪伴了）懷着勇壯的心去開始一天的行程。

風括得那樣利害，雨又下得那樣急，既要拿鉛筆和抄表簿，又要拿雨傘和拉長衫角（因為我既窮得買不起雨衣，又不忍新做的棉袍被泥水沾污）；這樣已差不多要四只手方可應付得了，但我却一共只有兩只手呀！

又因為×地的電燈事業並不發達，尤其是城外用戶與用戶之間往往是離開得很遠的。鄉下地方又都是些泥道，一經落雨，便滯滑不堪，如果一不當心，就有滑跌的危險，因此不得不走得慢些，又加以我是初到×地，對於×地的道路——尤其是毫無標識的城外，怎樣在極短的時期中一一認清呢？所以常常走錯了路還

怨自己找不到人家。即使被我找到了，但因城外裝電燈的都是些鄉紳人家，他們有着的是五道進深的大房子，大門緊緊地閉着，時常在門口吹夠了西北風還是沒有人來開門，於是不得已再繞一個大圈子去尋找後門。進了後門又得一道道的摸進去，直到最前進的牆門間角落裏才找到了那只電錶，但是暗洞洞地怎樣看得出度數呢？於是再從懷中摸出電筒來，照着了度數，算出了這家人家這一個月所用的度數，在抄表簿上和錶邊掛着的紙牌上都寫上了，然後又一道道的摸着出去。

走到後門口，有時碰到了這家人家的老太太，他準會纏住了我，問我這個月來用了幾度，當我告訴了她說是幾度時，她一定會咕嚕着說我抄錯了，如果要證明自己是並沒有抄錯，那至少是再陪她到電錶所在處細細解釋給她聽，等她一切都明白了時，然後才能開始去找尋第二家用戶。

因此影響了我抄錶的速度，而冬天的日子又是這樣的短促，當我把那天應抄的人家一一摸索着抄畢時，已精疲力盡，同時發現我身上的一件新棉袍子因照顧

不及而已被雨水浸沾得異常潮濕了。我嘆一口氣拖着沉重的步子進城。城裏多着的是人力車，但沒錢是不能給你白坐的呀！

回到公司裏時，已差過了吃晚飯的時候。因為我回公司時間已超過了帳務主任的估計，他就肯定的以為我故意在外就延，所以當我一到公司，就看到了帳務主任的一雙白眼，接着來的又是一番教訓。當我想到一天的辛苦得不到人家一些兒同情，更得不到人們一些兒安慰，代替着這些的却是一頓嚴厲的教訓時，我的心裏真覺得老大的不自在，我真憤慨極啦！

但是憤慨儘管憤慨，肚子餓還是正經，於是跑到廚房裏去要了些殘羹冷飯暫時充塞了肚子餓的恐慌，又感覺得身上的棉袍簡直濕得太難過了。但是剛踏進機房裏去想設法把它烘乾，那邊帳房裏却又在喊人了，說是沒人購買電料；於是立刻披上半乾的棉袍，趕到賬房裏去，問明了人家要購的東西，再去材料房裏拿出來給人家，如果一個不留意，吃進了銅角子，又是自己晦氣。

晚上又因為是月底，須把材料賬務結清，幸而那裏是有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所以在寂寥的深夜，還是一個人在那撥動着算盤，忙碌地結算着。壁上的鐘仍是起勁地前進着，一忽兒已是十一時了，心裏一慌，神志便跟着昏亂起來，再寫那繁雜的賬目時，竟糊塗得不成話了。

當已躺到床上之後，睡神却又跑散了。腦際浮示出來的是昨天同時到達的父親和一個同學的信。父親的信告訴我「在外做事應取「忍耐」兩字」又囑咐我「在外要一切留心，尤其是起居飲食應善自調理，因為這是有關於身體健康的。」我「忍耐」了嗎？我是善自調理了有關健康的起居飲食了嗎？我這樣自己問着自己。

同學的信呢，他告訴我「青年是應該積極的努力，對於自己的前程有着進取的決心。」我努力了嗎？我有着進取的決心了嗎？我又這樣自己問着自己。當我正在繼續着思索下去的時候，猛聽得樓下的掛鐘正打十二下。「快些睡吧！明天

「還有着更多的工作等待你去進行呢！」我這樣自己警告着自己。
每天每天我就這樣忘了自己地牛馬般工作着。

編譯·校對·教員·學生
的生活

見不到太陽的校對生活

吳夢殊

一個朋友說：「假如一個人，不用吃飯，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多好！」這自然只是一種荒謬的想頭，無法做到的。而且，要是真個這樣，大家都無須為生存爭鬥，人類也永遠不會進步了。如果我們終日只知道遊山玩水，玩膩了就躺下來睡，睡醒了又爬起來玩，這種生活，也實在單調得可怕。

但是，有着這種想頭的人，該不只是我那位朋友，在生活的重壓下拚命掙扎，用了巨量的血汗，終於仍不得一飽的人，大抵總不免都會這樣想吧——

這雖然只是夢想，然而夢想，有時也真能予人一點興奮，比如現在的同事中，有一位姓廖的，家裏有老婆子女，全家人的生活只靠他每月二十五元的收入，但他也還得從中擠出一兩塊錢去買航空獎券，他自己說：「中是難的，不過至少

總有點希望。」這是多麼可憐的「希望」呵！然而却興奮了他。

每逢開獎那天，他總是滿頭大汗，辛辛苦苦的去對號碼。但命運也真會播弄人，往往特獎二獎和他的號碼，相差只是一個〇；或者前頭的四個字都中了，只差最末一個字不對，他臉孔就要氣得發紫，說下次決不上當了。但到了下期，又總是照上面的情形重演一回。生活的鞭子是多麼可怕呵！

爲了生活，我也曾經嘗夠了統艙的臭味，從海的這邊飄到海的那邊。爲了生活，我受盡了人們的侮蔑，揶揄，被剝削得只剩一層皮包骨。也還是爲了生活，我又只得在這一家「大」報館裏當一名校對；到現在，把眼睛都弄近視了。

我們一共有五個人，一個主任，四個校對。先前本來有六個的，半個月前，有一位姓李的，半夜裏忽然暈倒，抬回家去，只病了三天就死去了。報館裏正開始實行裁員計劃，便在校對身上先下手，說五個人也夠了，不肯再添人。但那位主任是經理的親戚，派頭和前一個主任大不相同，一上任就刻了個「校對主任」

的印子，他的工作，只是到最後大樣看完時，交給他蓋個印子，此外是一點忙也不幫的，所以其實只有四個人。

報紙每天出兩大張，四個人分起來，每人要足足校對兩版。時間由晚上八時起，最快也要到第二天四點多鐘才做得完。在一間編輯室偏僻的角落裏，我們工作着。在強烈的電燈光下，四張臉孔蒼白得像臘油一樣，額骨愈高起來，人的心裏都懷着可怕的死的陰影。老廖說：「我們怕連樁也榨不出血來了！」然而却還得掙扎，還得流乾最後一滴血，直至於暈倒，死亡。

我想，許多人也許還不知道報紙是怎麼出的，在這裏順帶說一說。內地不知怎樣，上海的報紙，新聞來源大半都是靠通訊社的。稿子由通訊社送來，交總編輯分類；再交各欄編輯選擇標題，發給排字房；排好，給校對校正錯字。起初是一張一張的小樣；小樣改正後，再交排字房拚成一版，即大樣。經校對依小樣重校一次，改正排字工人照小樣改正時遺漏改錯的字，送校對主任蓋印。然後，版

子才給製版房製版，付印。

所以，校對的工作，是用腦子和眼睛的。在上半夜，還可以看新聞的意思邊讀邊改，不用對原稿；到下半夜，頭腦漸漸漲痛，眼睛看看樣子，只見黑的字，白的紙，完全不知道新聞的內容怎樣，就必須死死的看一下樣子，又看一下原稿。如果是廣告或社評，還得一個人唸，一個人對，重復校三四次；因為這是決不能錯的；錯了，第二天就要受警告，甚至於罰錢。

但假如是「編輯老爺」錯的呢？我們却又得負改正的責任（我們的總經理善於辭令，說這是校對的「權利」，謝謝他）。寫錯幾個字本來是很平常的，但我們那位喜歡裸體照片的總編輯，有時却實在錯得出奇。還有那位編社會新聞的先生，有一次一個標題竟把「出神」寫成「出精」，「徇情」寫成「循情」，叫我們怎樣改得了呢？

每天，天將發白時，在寒風中，我們拖着沉重的，疲乏極了的身子，抖索着

，走向十幾里外的「家」去。把白天當黑夜，都市的喧囂又使我們失眠，做惡夢，連僅有的睡眠都不能安靜。但到了黃昏，也終於還得起來，拖着麻木的兩只腳向報館走去。見不到太陽，見不到白天的一切生動的東西；像幽靈一樣，在無邊的黑暗裏，蠕動着，蒼白得如一具僵屍。

而且，這幾個月，薪水分文不發，我們犧牲了睡眠，白天去找報館的營業主任，說了一担好話才給你一二塊錢；有時甚至等了半天，一個銅板也拿不着，到了夜裏，又還得照樣工作。

然而，爲了生活，我還要掙扎下去；我們知道，在另外的一角，還有比我們這種校對更苦的人們哩。

編譯員生活的另一姿態

文 宣

我從前是一個綢廠學徒，三年「滿師」後，那綢廠停閉了，就去當了二年兵。到了去年，我已經廿二歲了，以「言行謊謬，誤解政治」被免職。我把以往的經歷和幾次奮鬥失敗的情形去請教某報的「顧問」，承他們給我一個校對的職位，我也滿希望踏進一步奮鬥去的路。到現在，却又幹起編譯的事務來了。

編譯員，穿的是西裝革履，住的是高樓華廈，中飯是珍羞美味，自然跟以前的「學徒」和「排長」不同了。左右是書籍報章，男女文士，名流學者，目染耳濡，自然更與從前的「學徒」和「排長」不同了。在表面上，也許將爲人所艷羨，流連顧盼，我願「老死於此」的了。然而，實際並不如此！

我每天做工定額是十小時（當然，有時得延長），把中外各報材料彙集起來

，屬於同一事件的，將牠的前因後果，在一定的時間限制下編譯成一篇有系統的文章。這種文章有兩條出路：一條是寄到海外的大報上去，作為特約通訊稿，每篇可得酬少至五元，多至二三十元。另一條是翻譯成別國文字，供給國內外特種機關作為系統的材料，每千字可得十至二十元的酬資。（當然，經過修正發表時，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有許多寫稿的人，作品是一篇篇生產，但在那裏發表，自己也不曉得；有時偶然讀到什麼刊物上什麼名家的大作，才知道：「哦！在這裏了。」好像在一家素不相識的人家，發現了自己遺失已久的物件那樣。）

此外，我仍得担任校對和繕寫等工作。抄寫，每小時要有一千五百字；編譯，每小時得繳一千字左右的貨。當主任送下一文題時，附着些雜亂的材料，批示着繳卷的時間；最多也只說一句：「注意，危險性的文句取銷！」再沒有別的話。有許多是外報的評論，拿到了手，竟不知編成評論呢還是敘事？而「交貨」的時限又有出乎意想之外的；有如：上午八時爛編「日本藤井財政的經過」，限

十二時以前繳；但到了十時，又發下「徵稅後的白銀問題」這問題，且須趕在十一時以前完功。

這麼，我的頭腦便被這些雜亂的材料所縛緊，好像打退仇敵一般，一篇一篇地趕辦交貨。完了一篇，舒了一口氣，而第三第四的新材料又來了。我就像回到營兵時練習沙袋那樣地，一拳打開了前方的一隻，後方的沙袋又飛到腦邊了。才應付了後方的，左右……一瞬間前方的早又回襲過來了；沙袋亂箭般圍攻過來，你越應付得快，來勢越猛越急，使你不能「從容」，使你顧此失彼，只好伏下地來躲避了。而現在的工作，他能容許我伏下地來嗎？「你不幹，等在你後面的多咧！」

雖然，工作多了，酬資不是跟着增多了嗎？譬如我一小時平均寫一千字，照每千字如前述的至少五元計算起來，工作十小時，不是每天有五十元的收入了嗎？哈！這真是夢裏也不敢想得的數目哪！然而，我是月薪階級的人，我每月所可

領到的只有二十塊錢和廿四次中膳。

我的家是所謂「耕讀世家」，不過是敗落的了，只有百多畝桑地和幾所古舊的房產，然而這些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一方面絲綢業衰落，農村破產，桑蠶收成毫無；一方面房租（不管你是否能居住，出租），錢糧（不管你荒蕪了十年八年），却進逼得厲害。家中六十歲了的父母，嫁了瘋丈夫不能生活的姊妹，正在學齡的弟妹，他們在小鎮上半馬路工作，四五人一天總收入不過一毛小洋。我能不管嗎？

月薪二十元中給他們十元，已經是很勉強的了。餘下十元，上海的亭子間，每月租金七元；晨晚兩頓包飯至少六元，雜費一元，郵票兩元，定期報紙兩種（中華，大晚），雜誌五種，每月二元；這麼，每月平均負債八元，而且，每天赴寫字間（如開北至八仙橋）是靠兩條腿過「陣」的「兵腿」才能跑，共費一小時。而且我的衣服費還是沒有着落哩。

負債，那還了得？我得想想辦法哪！結果，自然只有兩條路。第一是節省。

衣服不能不好點，不然，「有失辦事機關的觀瞻；」我就買了賤價的舊西裝，以求不給人責備。襯衫，正面穿髒了，再翻轉來穿，非一月以上不洗；髮非留至三月以上不剪；這麼，人家還以「藝術家」譏笑我咧。洗澡，除了夏天有那麼一回二回，我是不會「舉行；」自己常覺到身上有點不好意思的氣息。早飯，我不吃，夜飯，選二十文一個的饅頭，少吃些，少吃些，也會成了習慣，漸漸也不覺得餓的痛苦（？）。只是中飯是可以白領的，非吃他三四碗不覺得飽。然而，這麼每月至多只省下三五元錢，以家庭負擔之重，交友，通信，買書，參加研究集會等等的費用不能省，前途還是很慘淡的。

那就想到不租房這一件事；每夜借宿到朋友那邊。朋友，左右是薪給勞動者，其困苦情形有更深於我的。其中有一位是在水電公司當學徒的，宿在工作室裏，主人不在的時候，他通知我，就去跟他「合舖。」這樣，很擔心地借宿，幸虧

他同事都是勞苦少年，不生問題。可是，昨天他通知我，他公司裏要結賬了，主人每晚都宿在公司裏。怎麼辦？不得已，冒一回險，在寫字間偷眠幾夜吧，我決意這樣辦時，禁不住心頭別別的跳。我記憶到主任曾經嚴厲地拒絕我的要求：「不行！××會不比別處，他不許租戶住宿，是沒有法子可以挽回的。並且，租賃合同上已有特別的警告，寫字間不准有人留宿！」可是，我有什麼地方去睡呢？終於冒了險吧。一夜二夜，提心吊胆地偷眠過去了；地板是那麽平滑，水汀是那麽溫暖，雖沒有被褥，只蜷伏在寫字枱下；想到除此只有躺水門汀，我又就心着我這微俸。第三夜膽也大了些，工作上勁，不防有嚴厲的檢查聲了：「怎麼，此刻還在寫什麼？唉！嘿！預備睡在這裏？」我還道他最後一句是好意的，「不，我那麼回答他，可是怕看他的臉。怎樣今晚却來查？呵！是十一時半，過了熄燈時間了。他去後，忙把工作收過，熄了電燈，蜷伏在寫字枱裏。一天疲勞，早已入夢。不知是什麼時候，給一陣噪聲驚醒，抬頭，花玻璃窗外彷彿有光；

天亮得這麼快麼？哦，突然一陣機關槍聲的鐵尺擊門聲，夾着：「死了嗎？豬羅！早說不睡在這裏，怎麼！……寫字間是准許你躺的？……四樓有宿舍哪！（我知道，宿舍每晚要收費二三元呢……）……哼！……還不走！還不走！」那聲調簡直不是什麼中國人說的，他是X會的雇傭，上帝的走狗，自然洋氣十足。

我真像一個罪犯被捕時那般爲難，那凶惡如獵狗般的房東的差人，簡直把我當小竊一般，眼珠怒突，用鐵尺把我遺在寫字台下作被用的舊大衣，挑來撥去地驗看，他背後帶着守門的，傀儡般塔一般地矗立着。我就在他們的監視下，踉蹌地出了X會的門，寒風一陣陣襲來，大世界對面的鐘，正指定一時二十分。可憐的人力車夫，還帶哭般問我：「車子要？大英照會！」（意思是說：他的車子是有英租界的照會，英租界也可拉去的。）我並不覺得身上顫抖，不知那裏來的同情心，我的血快燃燒了。

這樣，節省的效果呢？窮人還講節省！

第二，便是開源了。找兼職。我性靜，耐煩，完成一件工程也較快。而專長一點的，一是織物圖案；二是軍事常識；三是校對編輯。然而，抄寫校對的人才，觸目皆是；前兩種，又不合普遍的需要。因此，每晨注意報上的徵聘欄，不是上當，就是失望。投稿，寫作的的能力太不行，十回有九回是石沉大海，一投無音！偶有俏皮一點的被採用刊出了，然而一杯「遠」水，不能救沖霄的「近」火。

有人勸我把這生活困難的情形向主任說明；可是，同事中還有十元一月的哩！（雖然也有月薪幾百元的，而且他們每七天只辦一二小時的「公」；然而這是「要人」和特種「女人」，他們大都有奇才大智，即一分鐘所作，超過我一月的工作呀！）再者，自己寫作的程度又不夠，翻譯雖可有一小時千字的生產額，可比不得人家是不用字典的！還有！也許爲了我太情感化，太富同情心，因而一向喜歡組織些什麼，雖然幾次從鋒鏑之下逃生，而輕率狂妄的又在上海辦什麼刊物，亂子鬧到外埠，一時因此被迫他遷一月，事情過去，仍蒙收容，已不得不「感

「恩知遇」了。能夠維持這現象，不致失業，已很滿足。這是使我更不敢直訴的原因。

要是殘喘可以苟延，那末未嘗不好。實際上鴻溝是很分明的，儘管我也西裝革履，有翩翩少年的雄姿，也不能掩飾我所站立的是腥汗淒慘的屠宰場；儘管我住的是洋樓華廈，而容我走的却只有流血的隘道。我想到如何由中學畢業而當學徒，由學徒而當兵，我才更明白一切徼倖的不可靠，聽憑命運的危險。這麼想，我眼前又彷彿有了一線曙光；我又覺得全身的血液在沸騰起來，拳癢癢地。路子不早已放在我的面前了嗎？

弄堂小學老板

田家

我開始做小學教師，斷斷續續已經有四年了。自己因為寡交遊，又因氣性不好，時常捧不牢飯碗而致失業。去年春天，好容易懇得一位朋友的介紹，到上海一家弄堂小學當助教，代價是可憐得很，然而總比餓着強啦！快到暑假時，我的心又在跳着了。一年半的兩度假期——暑假和寒假，在外人看來，是多麼的舒適與自由的機會啊！可是在局中人，却比一般勞苦大眾碰到了節關跟年關還要難渡過。

假期的到來，就是教書匠生活途程上的又一處險灘惡礁，誰會在這裏擱淺，誰能幸運地完全渡過，是一些沒有把握。惡運當前，你能不提心吊胆，候着命運的試驗嗎？果然，我們學校裏傳出了要更替教員的消息，我的飯碗，自然會得移

交給和我命運的朋友去暫時暖手了！

爲着抵抗可怕的失業的再臨，爲着防止肚皮的飢荒，決心來掙扎一下。儘着半年節衣縮食餘下的幾個錢，再向幾個一般也是很苦的朋友處多方告貸，居然也湊集了近百塊錢來。把這個錢作資本，在附近租了一所弄堂房屋的通樓下，我相熟木匠半賒半現的製了一些桌椅，還弄了半新半舊的黑板啦，時鐘啦，風琴啦……！再做上二塊簇新的校牌，雖然費盡了若干氣力，當着只剩了身穿着的一套蹩脚西裝，可也當成小學老板了。學生只有四十多，收進的錢除了完房租，剩給自己跟一個相幫教書的朋友作伙食的外，已經微末到不能吃飽，但也終於挨了過去。只是爲籌開辦費負了一宗新債務，跟木匠老板時常來討桌椅錢時太難應付罷了。

現在，又是一個學期的開頭了。照章程開學在二月二日，這回，我想了一個自以爲十分聰明的辦法，把開學期提早十天以前，滿想趁開學收點學費渡過舊歷年關，這些債；而且提早開學，說不定還可多拉些學生來，不料，我的天，開學

已一星期，學生還不到二十個，雖也常有些孩子們，或是還有大人陪同着來探望的，可是有的說房子太狹，太暗，要到範圍大點的學校去讀；有的說沒有女先生，要到有女先生的學校去讀；有的更乾脆說沒有錢，讀不起。而在校的十幾個學生，又十個到有九個連報名費都沒拿來，問問他們，回答的是：「阿拉爸爸這兩日愁煞，年都過不出，那裏有銅錢付學費？」有些說：「帳收不到，現在沒錢，要等到開年。」怎麼辦？房東已板起臉孔，說要付大房東，巡捕捐，不知催迫了多少次數了。

眼前的「聰明辦法」是失敗了。而社會上商店接二連三的倒閉，工廠普遍的減工，停工，這自然會使許多人走進失業的隊伍，因而就要影響到學生人數的減少，看來雖挨過舊歷年關，學生怕也不會增加的了。

假定這學期可望湊足三十個學生，假定每人都能付足六元學費，總計可以收入一百八十元。房租每月廿四元，六個月就要付出一百四十四元，那麼剩給我跟

我的同伴兩人作半年生活費的，便只有三十六元了。再除了粉筆之類的消耗，便三十六元也不到，就算是三十六元吧，每人每月分得三塊錢，這可以過去嗎？

後來，我才知道提前開學的不只我們一家，好幾個「聰明」的小學老板也都開學了。問問他們，一律是唉聲嘆氣，哭喪着臉在訴說學生減少，學費難收，沒法維持肚皮了！

然而，社會上對於「弄堂小學」往往認為是一般無聊朋友們騙飯吃的把戲，而且還會搜羅些小學老板們競爭學生的方法加以指摘，認為有污教育的尊嚴。自然，混飯吃是事實，有些同行們的各翻花樣以廣告招徠也是事實。但要說教育的尊嚴是被這般人所污，却是冤枉的。在現在社會制度下，尤其是在現在社會制度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教育早就沒有尊嚴可言了。在飢寒線上掙扎的人們，選擇了這一條不通的道路來苟延殘喘，也不過是無辦法中的辦法罷了！

我的掙扎，又只招來了失敗，如今，我是失望，同時也覺醒了。在資本主義

社會最後階段，一切都托拉斯化了，學校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影響，只有大的資本才能開設大規模的學校，吸收一般有錢的子弟去點綴昇平，而以窮人子弟作對象的弄堂小學是沒法生存的了。

青年生活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之一，我們要找出路只有根本從這社會制度上着眼，到大衆的生活都能解決了時才能解決，否則，只是幻想，把自己滅亡。

大學裏的生活素描

華 華

大學生的出身，有的是富豪，有的是中產，有的是小康，因此，他們進大學的動機，就不同了。出身富豪的，進大學不過是掛名，取得空頭銜，以揚名顯親；出身中產的，一方面因為沒有完全仰仗的靠山，所以在學校不得不求點應世的常識，再一方面，並不是完全無辦法，所以他們是因循的，只求混得敲門磚似的文憑爲已足；出身小康的，因無權貴可恃，不得不自己努力，以求地位的提高，雖然生活苦一點，也要勉強渡過這四年大學。

這三種大學生，要以出身中產的爲最多，也就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爲最多。但是「以農立國」的中國，近年受了帝國主義者及其爪牙——封建軍閥政客買辦——重重的剝削，使農村破產，於是多數大學生漸感經濟的威脅，而作出許多活動

的方式。有的受教授物質上的通融，乃大捧其台。有的爲學校當局所象養，乃拚命效力；利之所在，羣起爭奪。所以大學裏某某社，某某會，就是學生們明爭暗鬥的機關。同時有的因爲把握着現實而自覺，或因門戶破落，無以爲生，遂發生極端的思想。所以大學裏常發生搜索逮捕的事件。還有一種畸形的現象，同時發生：在這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大學生所穿的，是十足漂亮的西裝；所着的，更是精緻的皮鞋。女人，舞廳，戲院，酒館，更多的接觸，更多的光顧，這表示了破落戶的十足神氣。

上面已舉出大學生活的輪廓，以下再談大學生課內的活動。

大學第一年，上課的時候，教授有精有神的在講台上，指手劃腳的講，學生到的人數也很多，大家也都聚精會神的聽，同時還筆記。考試的時候學生也頗遵守「不得左顧右盼攜藏夾帶」的考試規則；同時，也照派定的座位來坐。但到了該年的下學期，情形就不同了。教授似乎教材已經講完，現在只做溫故知新的工

夫。學生聽得神散，也不筆記了；並且覺得討厭起來。於是大家將腳在地上擦響，藉促教授早些下堂。教授一方面要迎合學生的心理，再方面也樂得偷懶，樂得早退。到考試的時候，教授與學生如講價似的來定考試的多少，結果教授半推半就的將數十頁講義，劃出幾頁作爲考試的範圍。

第二年，教授和學生似乎諒解了。教授在講台上東扯西拉的講，學生在底下，有的私看中意研究的書籍；有的看類於張資平著的小說；有的與女同學吊膀子；有的睡覺；有的沒精打采的似乎在聽講。一等點名之後，大都就跟踪外出。教授卻似乎視而不見的仍然指東說西，考試的時候祇要大致不違學校形式上的規則，大家也就馬馬虎虎算了。

第三年，上課的學生寥寥無幾，大部的人，在門外談天。等到點名員點名之後，大家蜂湧包圍點名員，要他劃到。在教室的人，每人必代領講義多份。考試的時候，雖然劃出範圍，但是學生們仍覺得費事。於是在考試鐘點未到以前，就

次第將試場最後幾排的座位佔着。因爲在前排，大箇大箇的人，當着教授的面來抄講義，似乎難以爲情。於是遠到後面幾排去，利用掩護來做搬字的工夫。

第四年，情形更特別了。有的竟整個不上堂。卽或上課，也祇少部分。而其他的，或是對學校當局負有聯絡拉攏的職務的人，大搖大擺，毫無顧忌。有的所謂「蓋到」，就是將點名座位的號數，用紙片蓋着，使點名員無從打記號。一到考試的時候，無須同教授講價錢似的定考試的範圍，祇忙於搜集講義，再忙於佔試場最末的座位。以前只在書棹上用粉筆寫明某某；但到高年級，方法愈嚴密了。好早以前，如要考行政法，就用紙條寫着「行政法某某，」粘於棹上，以防拭去。但當學期結束，考試是最後的難關。試場座次，是必爭的事件。所以在黑板上，常發現「如若亂動座位，請拿左輪來！」的字樣，雖然沒有果真拿左輪來，而鬥毆得頭破血流，事聞學校當局，將先動手的記大過的事，是常有的。所以每當學期考試的時候，平時少見的人，也到得多了。個個非常忙碌，非常緊張，一

較前此空氣非常冷落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常有通氣的教授，就預先出個題目，在堂下做好，到臨考的時候，再上堂去謄。本來在堂下隨做隨謄，然後交上去，是很簡便的。但教授格於學校須在堂上考試的原則，不准這樣做。結果無形中採取折衷的辦法，就是當某科考試的時候，學生預備漿糊剪刀，將寫好的普通試卷的封面，與某科試卷的封面對調，這樣好像彼此的面子都顧及了。

以下，再談大學生課外的活動。

愈到高級的大學生，他的地位，似乎重要起來；他的事務，也多起來。因為大學生將到畢業的期限，想找出路，乃不得不鑽營奔走，供人驅策，以達到搶飯碗的目的。於是有政治野心的學校當局，一受玩皮學生的惡作劇，再因政爭工具的需要，就利用這個弱點，用金錢或職位，去收買勾引，使他們組織起來，一方面用來鎮壓校內的反動勢力，再方面作為政爭的生力軍。所以一到這類學校來參

觀，隨處都可看到某某會啊！某某社啊！生氣勃勃，滿現光采，使你要驚服這「中國」後，善後準備的工夫」的完善了。

捧校皇后，也是大學生的必修科，當皇后走路的時候，就有不少的人，在後吊線。上堂的時候，就有不少的人，在門外引頸探望。進一步的，就不斷地寫求愛的信。有時累得皇后嬌喘了，就將它公佈出來，於是這情緻纏綿的絕妙好詞，真是不脛而走，膾炙人口。還有些色情狂，竟作出別開生面的勾當。如某紀念先烈的日子，一位最高學府的高材生，竟在女生宿舍門前，舉行「戀愛問題」或「戀愛與救國」等演講，以博得天鵝的歡心。同時，觀衆也就樂得高呼「某某博士」萬歲！

不僅止學生，有時竟使教授，院長，都顛倒了。某院長要某教授擔任其他教授所不願擔任的職務，於是關照那教授道：「某班有個又美麗，又樸素，又用功的女學生，」，不難揣測。甚至某教授看熟了，同樣上書皇后請求賜愛

。且自”

條件：第一年紀青；第二面孔俏；第三任教授；第四有學問

。既有這座

件，似乎求愛是不成問題。當他趾高氣揚的時候，不無大言外

洩；但又使得皇后橫睜杏眼，而將請願書公佈；事聞學校當局，以爲太不成樣兒，會暗地加以面斥。

皇后的地位，經他們不斷的捧，榮譽更加高了，於是特別賣弄風流，使一般狂蜂浪蝶，更加消魂，更加鬧笑話。平時大學生主要生活，固然在玩女人，談女人；但尤以這類豔史，爲談笑上最好的資料。誰說大學生生活沉寂平凡呢！

西洋鏡說穿了，是很醜的；但要勇者才不會否認事實。

調查員·和尚·師爺·校工
的生活

在廁所裏遇到許多名作家

倅 天

在學校裏我是一個下等夫役，專伺候公子少爺們式的學生，學校按照宿舍的佈置分爲若干區域，我所担任的也只是一部分的工作，打水掃地送信收檢應洗的衣裳以及冬時的爐火，都要我自己來管理，事情倒是零瑣些但也有些空閒的時間，譬如學生們上課的時候，多少我們是有點休憩的機會的。

才到這裏來的起初，事情總是覺得無聊得很，更討厭我這個「差役」名詞，學生們上課了，我幹些什麼呢，坐在黑暗而狹窄的小屋裏追想自己也當過學生的事，真有點傷心，不知道後來怎樣得到一本濟公傳，却把閒暇時間分配到這上頭去，無形中將無聊的心情，傷心的感歎都被他追跑了。

從此感到看小說的趣味，有時替學生上街買東西的時候，便順便再買兩部回

來，什麼彭公案，七俠五義，呼延慶打擂，秦英征西……關於武俠小說確實看了不少，後來更進一步讀紅樓夢，老殘遊記及儒林外史……書看的多了，鑑賞的程度無論如何是要增加一點，所以像琵琶記，桃花扇之類的東西有時也喜歡看牠。不過有時遇到難懂的句子，苦於沒有字典可查，也只馬虎的過去。

我想這種生活也許正有人要羨慕我，的確我也承認比學畫龍畫虎的同志安逸得多，不過我這種讀書生活只好偷偷去做，在我們夫役之中還要分什麼階級，有所謂頭兒來管理我們，頭兒是專調查我們的行動的，其實我們的工作完了看一會書還不成嗎？然而他執意看書會中迷的，中迷就要耽擱事情，所以對於我們——特別是我，訪查的非常週密，並且趁我不在屋裏的時候，往往查看是否存着書籍，有的話，不管好歹往爐子裏一塞，我只好含着淚看看冒煙發火，所以以心血換來的幾本破書十之八九都做了紙灰，尤其是燒掉沒有看過的書，心中非常哀悼。

一個人長了瘡不想根本去毒，而用一種偏方去治它，好或者也能夠，不過其

中的毒氣一定要攪到別的部分發出的，同樣，人的個性習慣，雖然以武力勉强制住了，而不與以改造的機會，保不定會另生枝節，所以我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又改變了一種讀書的方式。每天從爛紙裏常揀得可讀的材料，同時廁所裏也成了我的自修室。

學生中，有點錢的，是常年定閱報紙雜誌的，仔細些的成堆的積起來，但是也是怕麻煩，看後就一擲的，他們無意中扔丟了，我却很細心的從紙裏收存起來，放在衣袋裏，好預備在廁所解手的時候去看，所以我也常常和許多名家在廁所裏相會了。

這樣我覺得也很滿足，比不看書是好得多，在假期裏面，頭兒也還通融我們。求知的慾望在這時自然更可讓它猖狂一點。

不過社會上往往充滿了矛盾現象，個人本身也往往發生衝突，說得通俗一點，「有利即有害，」現在雖然滿意了，後頭一定有不滿意的事跟着你。

學生多半是少爺公子，無論做什麼事多少要帶一點少爺氣派，偶一伺候不週到，「混蛋！」「幹甚麼吃的！」……是隨時聽的到，譬如下了課因為茶鍋不開而稍待片刻吧，學生們的跳喊吹叫甚而拍棹敲杯，鬧得滿城風雨，烏煙瘴氣，訓育主任來了，反罵我們是滑頭。

在中學校雖然比不上最高學府，但總算可以了吧。奇怪得很，在這裏頭竟會鬧竊盜把戲，所以學校裏高掛了禁止帶來賓入宿舍的佈告，並且曉諭我們干涉帶賓客入內的學生，這好像增加了我們的職守，無疑的是增加了我們的苦衷，學生氣餒正高的了不得那能讓我們去管？不管吧，又是飯碗問題。因此在這兩頭為難之中，也只好敷衍去辦，但是這樣子學生還罵我們可惡，並且要揍我們。

最使我傷心的，還有一個故事。是由於一支自來水筆弄出來的。有一位學生，的確丟了不少的東西，錢，錶，自來水筆，一時都找不到了，訓育課不得不全體出動來檢舉這回事。搜翻尋查，各處都看遍了，然而絲毫的影子也找不出來，

主任聽了一位學生的指示，注意到我。

屋裏黑得很，又臭，又髒，又濕，主任忽然到我的屋裏來瞻光了，不知道是榮耀還是害怕，我說不出話來，手電的光照在箱裏，床上，床下，一切破爛東西，照得明明白白。我並無絲毫不安的心情。但是當主任要出門時，却在牆角的一個台子上發覺了一個新盒，內裏裝着的也恰就是一管自來水筆。

先生！我寫到這裏不覺要哭，這枝筆傷了我的人格，同時也覺着我們太低賤了，有了這個證物，主任強迫要我說出那些贓物放在那裏，不然的話還要送到牢獄裏嘗一嘗鐵窗滋味。

先生！不要誤解自來水筆是贓物，真的，我自己也有一管，這是前二年有位同鄉在大學裏念書送給我作文之用的，後來因為沒有時間，同時頭兒也不答應這些，故把牠存放起來，等到假期再時使用牠，現在既然發現了，一時自然是有冤無處白，不過後來還虧了那位同鄉保證，也算安全渡過這難關，到今日却更進一

步得到優越的待遇，許可我看書了。

我用不着買書，在放假後所得的破爛書籍也夠看一學期的，而且這類書大半也很有價值，譬如魯迅的矛盾的……的書籍，雖然都損壞了，但是在我可不花錢方面已經喜歡的了不得了。

前兩天從紙裏揀到了一本讀書生活，看到各種生活記錄，覺得咱們有些彷彿，聯想到讀書生活能領導咱們向前走，我們該怎樣喜歡，該怎樣感謝，但是我也有些着急，並且替多數人着急，像適合我們的這樣的刊物，爲了經濟上不足而不能去讀，真是一大憾事，我希望對於讀書生活，人人都有讀的機會，但是怎樣解決以上的困難呢？

還了俗的和尚

金 勳

有人問起我的籍貫，我總是瞠目無以為對，雖然我也是一個中國人。

我的恩人劉老二（菴裏的香伙）時常同我說，我是這樣來到這個菴裏來做僧徒的：在民國六年的三月裏，有一位山東人，年約四十左右，將我帶到此地，得了五塊錢的代價，就把我拋棄在這菴內走了。以後也一直沒有來看過我一次。據那山東人講：我是他的獨生子，因為家鄉遭了災荒，母親又一病兩月，沒有錢來醫治，而去世了。所以帶了我來到江蘇，找尋同鄉尋工做，但又帶了我，做工很不方便，故此只有賣我為僧的一策。可是那位山東人的話，看來不很可靠，或許他是一個拐匪，然而也沒有人來證明，到現在還是一個猜不破的謎。

那時候我還只有三歲的年紀，起居飲食，多虧了恩人劉老二的照顧，我來此

菴裏做僧徒，也完全是他的主動，我的師父到像不大管我的事似的。所以五塊錢也是他出的。我能長到今年廿一歲，也是得他老人家當我是他的兒子一樣的慈愛啊！

劉老二是一位慈善的老人，他是生於鹽城縣，家裏也很貧窮。到十九歲那年，父母都過了世，他就獨自到江南來謀生。以後也沒有回去過；也沒有娶過親。到四十二歲他生了一場病，病好之後，原氣已傷，沒有氣力再做田裏工作，就將他一生勞苦所得的血汗之錢，私自貯藏起來，自己投靠這菴裏做香伙，每月由菴裏供吃之外，再得半塊錢一月的工資。民國六年，他是五十歲了；適巧那位山東人來賣我，他就出了五塊錢，將我買來，而後再同師父講妥，算做菴裏的僧徒。在他老人家的本意：是將我撫養成成人，當我是他兒子樣的靠老的。

「和尚好欺」這句話，確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在六七歲的時候，常常嘗到了同樣大小的兒童打罵而不敢出聲。有時候自己倘然反抗，一不小心打痛了他們，

他們一定會連哭帶罵的回去告訴他們的父母親長，一同趕來報告我的師父；我的師父一定會毒打我一頓，或是一天不給我吃。至於我給他們打了，連哭都不敢哭，只能夠偷偷的逃到自己睡的床邊，去暗泣，恐怕又被師父知道了，再受毒打。

我受了這樣的待遇，自己只會暗地裏哭。有時候劉老二知道了，他必在無人的時候對我說：「興興！你是出了家了，沒有父母來照應你，吃了別人的虧，那個來同情你呢！以後最好不要到外面去玩，免得再受打。」我聽到了這樣的話，終要痛哭一場，暗想我也是同樣的人，何以我沒有父親母親？何以要到這巷裏來做僧徒？雖然還有一位劉老二各樣事體照顧我，可是當我被師父打的時候，連勸也不敢來勸啊！

師父是四十歲左右的年紀，他是性格很暴躁，遇到有不如意的時候，一定會急得什麼似的，結果總是拿我來出氣。在我初進巷的時候，本來還有一位師兄，因為偷了師父十二塊錢，被師父發覺了，就給師父用麻繩反綁着手，用木棍打了

一頓，又罰跪在天地菩薩面前一夜，再兩天沒有給他吃，以後，師兄看看受罪不盡，就於被打後的第三天的晚上，他偷開了菴的後門逃跑的。

六歲那年，師父就告我經懺了，第一卷告的是多心經，足足告有六個月的時間，吃過兩百次手掌，才唸會的。再後告三官懺，天地懺，土地懺，灶皇經，金剛經等等，再練唱戲，打鑼，敲鼓，吹笛，拉胡琴各種和尚所應學的事。八歲以後，逢到境內死了人，就跟着出去替人家唸經拜懺。若是死的是男人，要破地獄；死的倘是女的，要破血湖。這樣的生意做一次，也要給我一二十枚銅元。

和尚生活，講起來是很舒服的。我做僧徒的這個菴雖小，可是菩薩倒不少。觀音，天地，土地，財神，蠶娘娘等，應有盡有。逢到二，六，九月的十九日，這是觀音娘娘的生日，境內施主，都拿白米糰同麵來齋觀音，十月十日，這是三官菩薩的生日，就有人拿新糯米餅來齋三官。其他不規定日期的，每月平均總有兩三次。齋過之後，有的全數給我們菴裏；有的最少也有給我們菴裏半數的。

新年初一，名爲同施主們拜年，實則同香火到施主家去要糶子的。端午節那天，同了香火出去收粽子，凡收一次，終有挑滿滿的三担，回來好吃好幾個月。端午節前，菴內即備許多太平符送與施主，節後即去施主家收小麥。我菴的範圍，有三百六十六戶，化三元左右的太平符印刷費，最少可以收到十石小麥。春天秋天，菴裏沒有油吃的時候，只要提了一個瓶到施主家去化燈油（因菩薩面前一盞琉璃燈，須用油點，）自然會多著一大碗，少著一小盅的情願願倒到瓶裏來。沒有柴燒，也只要出去化，就可以一担担的挑回菴來。這樣的情形，可說是百出百勝，決不會空身回來的。

鄉下人迷信得實在厲害，每一個小孩生下來，不論男女，必定要來寄與觀音娘娘。以爲小孩子一寄與觀音，觀音娘娘就會保佑，一直不會生病了，所以我那菴內，每到陰歷年底，要寫幾百份寄單，預備幾百份的年夜飯，幾百份押歲錢，（每份一百六十文）幾百副碗筷。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就着人送到小孩家裏去。

那家只剩一碗飯，一雙筷，一份寄單，一份押歲錢，其餘的禮物不會剩的。收受之後，即以多者一元，少者六角做回禮。這樣一個年底，我們菴內最少也好賺幾十塊錢。

逢到陰歷初一十五兩日，菴裏特別地忙，燒香唸佛，求籤還願，都是誠心誠意齋戒沐浴而來的。尤其是求籤的老太太，若是求到一支上上籤，必定會滿面笑容的，還許下了願，等達到了目的來還；若是求到了一支下下籤，一定要再求一次；倘若求到一支「來意不誠心，罰燈油三斤。」的罰籤，也會真的回去提一瓶油來點琉璃燈。我在這兩天，就要專誠替她們詳籤詩；若是求仙方的，就要替她抄仙方。

講到仙方，也不可抹煞事實，有幾次的仙方，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來求仙方者並不開口，求起來的是「一掃光(藥名)和豬油以夏布包，用杵搗和擦之。」問到求仙方的人，這仙方作什麼用的，求者的回答是醫瘡疥的。求起來的「七姓

茶葉河水煎洗之。」問起來是醫眼睛的。還有一位病人，病了一個多月，發熱不退，牙齒已黑，神志昏迷，因沒有錢請醫診治，就來求到了一服「甘蔗根，梨皮，淡竹葉心七針，井水煎服。」而能得慶更生。照現在用科學的眼光來看，或許是一種湊巧吧？

替菩薩開光，換袍，我們更能夠賺錢，有錢的老太太許下了願而其病才好的（？），或是許下了願而生兒子的（？），她們各有捐助。我們只要會說會騙。就拿我的師父來講吧，替天地菩薩換一件紅洋緞的袍，土地菩薩開一次光，所化大洋一百一十餘塊，共收捐洋五百八十幾元，在這未滿兩月的期間，能盈餘這許多錢，不可謂不驚人吧！

我思想終奇怪，在我知道底細的有好幾家，她們都是有了早餐沒有了夜頓，借錢做債的來餬口的人家，我們如若借了菩薩的名頭去募化，她們也會瞞了男人當了衣服，一元八角的來捐助。有的富有人家，男的看得一錢如命，就是女人也

是一樣，窮苦人家要去向她們借錢，唯恐不還似的，雖是很少的數目，定要中人保人，利息三分四分，還要紙筆手印，及抵押的東西，銀錢方肯出手。我們僧人，只要去「老娘娘，觀音娘娘現在換袍，請你捐一件吧，觀音娘娘來保佑你長命富貴，府上四季康甯。」「明中去，暗中來。」的鬼話。她們一定會無條件的三十五十很慷慨的解囊。這樣的矛盾心理，我終不明白其所以然。

每一個菩薩面前，總有一個香錢筒，燒香的人，一定要投一個銅元於香錢筒裏，據說若燒香不投香錢，這香燒了就沒有功效。所以我做僧徒的時候，每月三次香錢分拆的。逢到了坐夜，香錢就特別的多，那是菴裏頂熱鬧，我們吃得頂好的一個晚上。

總之：農，工，商，學，兵，之中，無論那界，沒有如我們和尚這樣舒服的，和尚只要練好一張嘴，會吹牛拍馬，就不怕沒有飯吃，同沒有錢用的。

我十四歲那年，我的恩人劉老二就去世了，臨死的幾天，我終算能夠如其期

望同他兒子樣的侍奉湯藥，親視含殮，還送了他到坟上，並替他戴了一年的孝。當他自知不能再起床的時候，就對我說及他一生積蓄，藏在床腳下土坑中的一百十三塊的光洋錢，替他取了起來辦他的喪。

我去取的時候，銀洋都發霉了。一百十三塊的洋錢，都是鷹洋龍洋及袁世凱洋錢，另外還有二十三個一角頭的龍角子，當拿六十元光鷹洋去買棺材，三十元光龍洋去買衣料時，還惹起街上流氓們的眼紅，有許多人謠言我菴裏挖到了藏銀，還有許多無賴們來菴裏探視，等到他們知道是劉老二的錢，已替他辦喪辦完了，這件事才算平靜。

我十五歲那年，師父也去世了。剩下來的這只菴，當然由我繼承。但是我一來年紀太輕，二來對於和尚生活素覺乏味。所以我師父去世時候，所有田單等物，都交給境內一位忠厚長者代為保管。我菴的產業，有三進共二十七間房子，有田十六畝二分，若能專心經營，確是很好的生活。可是我沒有興趣啊！

那位長者的兒子，年紀比我大三歲。他是舊制中學畢業的。在我師父去世後三個月，他剛畢業回來，就接手了一只原來的初級小學當校長。我爲了時常要去同那位長者接洽關於菴裏的事情，也時常同他碰頭，經過幾度的談話，覺得性情很投機。他的談吐之間，常說現在的時代，和尚是做不得的。尤其我們青年，應當要求些真實學問，準備到社會上去幹點對民衆有益的事業，切不可做社會上的寄生蟲——和尚。我聽了他的話，便起了讀書的念頭，就拜他做我的老師。

經過幾次的奮鬥，那只小學搬到我的菴裏的土地堂裏來了。我每天無所事事（經懺早不看了，）也無管無束。吃飯由學校供給（因菴裏的十六畝二分的田的租，由那位長者經營，概作學校經費；我的生活費用，再向長者支付，所有一切來往，我概不與聞。），專心一意的讀書。我本來唸過幾卷的經懺，已經認識得好幾百個字了。就是不懂講解，經那校長忠意指教，當然比初進學校的同學要進步得快多了。

在那時候，我雖然掛了和尚的名義，其實不做和尚的事了。這時候的菴裏，打掃有學校裏的聽差，所有香錢筒裏的香錢，也歸聽差去拿。菴裏的事情，有那位長者個人去負責。當那幾年，菩薩大走壞運，這裏打菩薩，那裏燒菩薩，拿菴堂辦學校的事，時有所聞，我菴因為早有了學校，也未會有毀壞菩薩的舉動。然而菩薩的開光換袍等事，也只能暫行擱置了。至於求籤求仙方的人來，求出之後，即由校長去替她們詳籤詩同抄仙方單。我是此菴的一個旁觀者了。

我雖然做了十八年的和尚，可是我還沒有受過戒，頭上也沒有煬過香洞，還只能算是一個野和尚。我要脫離僧籍，誠屬易如反掌，並無什麼記號來做憑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因為自己沒有姓名（先前是拿僧敬與稱呼的），暫時改用了姓金名勳的兩字，而不用僧字了。換這個名字的時候，就是我脫離僧籍的第一步。

我因為沒有父親母親兄弟，就拜了那位長者做寄父，並到街上去買了一些禮

物，鄭重其事地去拜見了寄母，在拜寄那天，寄兄（那位校長）特地辦了一桌酒水，約了幾位親戚相陪，算是請我的。那天寄父還拿紅紙包了六塊錢，給我做見面錢，寄母又做給我一件青布長衫，同一件黑布背心（那時我已經不穿僧服，同普通人穿的衣服一樣了。），還給我題了一個名字。

去年夏季亢旱，秋收無着，那隻小學因無經費停辦了。我因為巷上沒有收到田租，生活發生了問題。雖然寄父母留我到他們家裏去住，繼續讀書，同時研究養鷄學。然而我都不好意思專去叨擾，就請寄兄介紹我來南京某農場做工（農場主任，是寄兄的同學。），承主任的優待，給我一個事務員的位置。

我現在決意脫離僧籍了。預備在社會上謀獨立，可是我站在現在的地位上，時常有人問起我的籍貫。唉！我聽到了籍貫兩字，我的心就痛起來了。

烟苗調查員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

曠雲

烟苗調查員，表面上這當然比我前在電話局充練習生，及雜牌軍隊裏充寫字匠，好得多。的確，這個事只要你會幹，工作既安適，而且還容易摸錢；在三五個月內，說不定，你就會落幾千，最少你也可得幾百塊。可是，凡事不要看得太容易了，你若不會幹，那你的路費，只怕還會發生大大的困難呢。

記得十八歲那年，經人介紹到×省×縣去工作；到縣後，是在縣府充當書記；不久，×縣禁煙督察專員爲對下鄉調查煙苗慎重起見，特聯合縣長及地方正紳會商完善辦法。會商結果，是由專員，縣長，地方機關及紳士，互相保薦，以便「彼此監視，免生弊端。」我於那時，遂被縣長保爲××縣區的調查員。同區共六人：縣府二人，專員處二人，地方二人。

委任發到，路費領過後，凡是縣府保薦的，均由縣長通令集合縣府，作一次訓話。訓詞大意是：「這次保舉諸位去查煙，因知諸位均係廉潔自好的青年；下鄉後，不要見利忘義，爲金錢所動，爲情面所拘，要認真的工作。不然，諸位中設若有不法舉動，到那時節兄弟極力的想爲之幫忙，恐亦爲法所不許！……」

我們聽過這次訓話後，即整裝分道的工作了。我被委那區，距城三十里，因同行有六人，在小車上說說笑笑，不數小時，即行到達目的地的區公所。區公所門前，一時站着男男女女，老老幼幼，荷槍的區丁，也不下數百人。我以爲是發生了什麼事了，即再稍向前，區長，首事，保衛團，保安隊的中隊，均很遠的向我們打招呼。喲！這原是歡迎我們的呀！

到區後，區部的人員爲我們真是忙不了，院內的小兒們及老婆們，在互相傳說着，查煙委員來了，趕快來看吧！喲，我們還有什麼稀奇麼？否則爲什麼這樣一大羣人大驚小怪的喊着叫人來看呢？這是我內心的話。

好一會，人也漸漸散啦，我們也用過飯啦，遂開始談工作的分配了。結果是把全區分爲三處，二人一組的積極去調查，預定半月完事。計劃既完，次日我們六人，又分頭實地到鄉中去調查了。

和我同行的T君是地方所保薦的，地方人對地方事，當然是敷衍了事；我既是由縣府派出，當然要比較認真辦理。且首事們既知我是縣府派的，就凡事於二人中均取決於我了。於是張家煙苗給他寫得太多啦，李家的煙苗不好，給他少寫點吧，這些麻麻煩煩的事全是我一人的，T君好像沒事似的了。

這樣調查兩日，當地首事於某日的晚間約我到他家去吃飯，飯後遂向我說道：「去年本處某查煙委員，來到這裏，不過叫煙戶呈報，呈報後，抽查幾家，大約給他們增減些就完啦！何必終日實地的到各村去跑呢？」我聽後，本着我預定認真工作的計劃，當然是絕對反對他的話，隨後他們又繼續地說：「做事就是爲錢：俗語說，『有公即有私，有私即有弊。』誰做事不爲錢呢？尤其是這種工作

，那個能無弊？昨天我們從鄰區回來，那方查煙委員亦是剛到，但他們第一日即和區部接洽好，按畝抽出幾成大家用。今二位每畝能少寫些，保管在一週內我們給二位每人收幾百塊錢零用；既在地方落实好，復可落錢，又免得終日奔跑得那樣的辛苦……」我聽到這裏，才明白我當初接委的時候，大家齊向我道賀說，「恭賀發財。」原來發財就是這種發財法呀！

我聽過後，因記起來時受過長官的吩咐不要爲金錢所動，爲情面所拘；且此事又恐傳到外邊，與個人名譽有關，所以當時不但沒接受他的美意，且個人非常動氣。好，他們看此事不成，次晨即不再陪同我們；不過他們因職責關係，仍派兩名武裝區丁隨着我們兩同走，去查那東莊西村。

自從這日起，每日的飲食，就不如以前的好；且那時我很願自行購置食物，不再吃他們的飯；不過鄉中任何東西均無處買，只好每日仍在他們家隨便吃些東西完事。

這樣繼續查了六七天，因我每日均得和百餘家爭吵和談話，所以我的臉是漸漸腫大，嗓子啞不成聲；但工作因期所限，仍不敢停，同時這日接到同區的調查長由×鄉寄來一信，上面大意是說：「辦事不要太認真，地方人情必留，若是全守着縣長的訓詞，那在地方上是辦不通的。」

我接這函後，當然是認爲他受了金錢的運動；所以接函後，仍置之不理，繼續認真的調查。他們看所定步驟均告失敗，所以他們當我工作完畢後，遂強留着不准走，非等調查長到後將寫的煙苗畝數一律減少不可。

我等了數日，見調查長不到，并聞他已返縣數日，這時我遂要他們派人一同到縣再說。他們見無法可想，遂出最後的野蠻手段，謂「如不將畝數減低，馬上令各村一律將煙苗剷除；並且，煙戶在途中對委員如何，我們概不負責。」我那時總係因年齡不大，閱歷太少的原故，沒有爲金錢所動，沒有爲情面所拘；但是，這一來確被嚇倒了。因那時我在縣府和他們口中，常聽說某年某查煙員，被人

打個半死；某當地人因查煙太認真，全家被燒；我那時既怕出意外之事，只好接受他們的疏通，無條件的每畝減少兩成。但那時預定到縣後，向縣長報告，仍原數如上（原寫的根本不足十成）。

想不到縣後，他們即預先運動好，全區煙苗冊全係調查長呈報，這時我既無權再問，畝數不但無增，開因應區長要求，調查長又爲之減少。那時因同去之五個調查員，都和區部聯合一起，我一人的力量太薄弱，所以不敢向縣府報告，只好由他們隨意去做。

這時已經是三月天氣，我尙穿着棉鞋，夾衣，無錢更換，向縣府支薪，縣長在會計處下有手諭謂：「凡從事查煙工作人員，概有舞弊，尙在查辦，原薪停支。」我路費既用完，薪又支不出，不到一週遂害起病來。在病中見他人（指查煙的）終日購買各科什物，向家中整批匯款，這才證明，他們舞弊是真；他們不但未受懲辦，且終日到各處優游地玩。這時才認清了社會，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那時同事間均笑我沒混過事，閱歷太淺，但幸蒙同事間的幾位老先生證明，得縣府借給二十餘元。我得錢後因不願再在那裏，遂請假還家；到家後，復害病月餘。惟後聞有從某縣返家的同事談：「C區區長首事。自調查員去後，不但沒將煙戶之畝數減少，且除將我受迫每畝減少的二成全數加上外，并每畝又加若干應酬費，全下了他私人的腰包。」我聽了這話後，遂發誓以後不再作這類事；今事雖過了五六年，但回憶起來，仍覺頭痛不止！

文不像文，武不像武

海 鷗

爲着故鄉的淪落，我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青年。年年月月，祇是流浪漂泊，漂泊流浪，流過了不少的都市，也流過了不少的鄉村；幹過了形形色色的事情，也過過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因之年紀雖然不多，而人生的苦辣辛酸，早經嘗遍了滋味。

那已是去年五月間的事了。餓鬼迫得我太緊，簡直無法避開他，便託朋友介紹，投到福建保安第×團的迫擊砲連裏，去度着另一種「新生活」了。說起來也夠慚愧，我既然不會叫「立正！」「稍息！」也不會烹調飯菜，當不上一名戰鬥兵，更幹不成伙伙房裏的炊事卒，至於軍官，那更連「塵」也不敢「望」了！幸喜，我會進過幾年學校，在白紙上學會了畫黑字，才當上了一名文書。

文書在軍中的別名，是叫「師爺」，雖然同一「爺」字，奈此「爺」不是「老爺」，到有點和大爺相近；爲的是不特因工作上過於機械化，而把精神沉入了苦惱的深淵，便是經濟上，也淡薄得太可憐，幾乎陷入無法活下去的狀態。

據說，師爺的月餉，每月是二十塊大洋，但因「國難期間」，凡事都得從事節儉，打個折扣，便變成了一十五元，這是說連伙食也在內。

軍隊裏的伙食，普通是六塊大洋，十五元除了六塊，到月尾發餉時，便祇有九塊大洋了。但九塊大洋，若按月都能發清，那麼個人的生活，還可馬馬虎虎地過去，無奈破產到幾乎無法週轉的福建財政，連這區區的九塊大洋，也發不出來，我自從五月入伍，一直到了十二月，整整八個月過去了，除了吃飯之外，未曾拿到一個大銅板！於是在無形之中，由「國難薪」却變爲「吃飯薪」了，連洗衣服，剃光頭的錢，也無處去找！幸喜士兵們也和我一樣，都是苦慣了的，到了無法可想時，老是握緊了喉嚨，本來每日吃兩角大洋的伙食，改吃一角三分，剩下

七分錢來，做零星雜用費。結果，區區六塊大洋，便成爲了一個人在一月間，物質生活的總數目了！這種生活水準，在全世界上，除了叫化之外，怕沒更低的了吧。但還要慶幸的，是我祇有一張要飯吃的嘴巴，不然，那真不知道要怎樣來應付了！

物質生活，既然淡薄到如此可憐的地步，那末，我所要做的工作又怎樣呢？剛好，成了個反比例。不特全連的來往公文，要你一人去担負，便是連排長們的私人信件，也要你去包辦。而全連的事情，却又多到可怕，什麼餉冊（餉雖不發，冊子是要做的。），花名冊，算斗冊，槍砲號碼清冊，官佐履歷表，被服裝具分配表，經常費支出計算表……表表冊冊，共有十餘種之多，每月多者要做六份，少者四份，總計起來，單單表冊，每月便有四五十本；每本的字數，多的好幾千，最少也有兩百餘字，而且還有報告，而且還有報銷，而且個個字都得寫得端端正正的小楷，連省寫也不行。所以寫寫寫，師爺的工作，便是整天在白紙上寫黑

字：寫得你頭暈眼花。有些寫得太多年了的人，連脊骨也寫彎了，可不是爲着這極微薄的報酬？

若軍隊一出發，那可更糟，不管他是炎陽大雨，或寒風飄雪，都得半夜裏便起來，整天走到晚，翻重重疊疊的高山。一到晚上宿營時，若能找到一塊門板，這已算是幸福的搖籃，不然，軍氈裹住身子，祇好望稻草堆裏滾。

至於說到娛樂，那在軍隊裏除了煙，賭，嫖，之外，便沒其他。當個文書，對於這些，自然談不上，不特在經濟上絕對辦不到，便就時間來說，也不允許。固然，在士兵們十個八個銅板，都成羣結隊地躲到偏僻的地方去，大賭一場，以一破單調的生活，但文書的地位，是界乎軍官與士兵之間的，軍官們的娛樂，既然跟不上，士兵們的娛樂，却又插不進足，因爲他們看你文不像文，武不像武，又常和軍官們接近，生怕會出賣了他們。——照例士兵賭博，是要偷偷摸摸，不敢給軍官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喜歡這一道。

所以，有時我縱然能在字紙之間，偶而解放出來，也祇好跑到鬧市街頭，看看紛紛的車馬。

一九三五·一·二三日·

婢女生活

賤骨頭

李秀芝

記得是十二歲那年，鄉下鬧旱災，家中種的幾畝田都乾死了，秋收過後，不幸，父親又病起來。沒有飯吃，我就整天的跟着母親去採野菜來做食糧。父親的脾氣逐漸的變壞，老是要罵人，母親呢？却時常背着人哭。從前家庭的融洽，完全消失了！

到了十二月初的一個早上，弟弟把我從外面叫回去，母親流着眼淚，手顫顫的代我穿上一套新衣裳，勉強的裝了一個苦笑，摸摸我的頭，把我拉到一個人的面前吞吞吐吐的對我說：「乖乖！跟這位伯伯——到城裏去！」

從此，我就開始過着婢女的生活了。

我的主人是一個被裁撤了的稅所所長。有一個母親，一個妻子，三個孩子。

僱了一個娘姨。太太不做什麼，頂喜歡又麻將。

無論是嚴冬或炎夏，五點多鐘就要起床，給老太太燒煙啦！陪小姐上學啦！抱小少爺啦！整天到晚的忙着。有時候，老太太和太太一齊叫，不論先應了誰，另一個就要給你一頓臭罵。小孩子哭了，就常常不分皂白的打你一頓，要是東西少了，我就要被誣爲小偷。有一次太太不見了十塊錢，硬要迫我承認是我偷的。我不肯認，就用香來燒我的手指迫我認，我還是不肯承認，結果把我關起來餓了兩天。唉！到了這個時候容我解說麼？

去年我的哥哥找來，第一次來還沒有什麼，第二次來，就給老太太罵了一頓，叫他走，以後不准他來。我哥哥哭了！我也哭了！

也許是要我認得幾個字，將來可以多賣些錢吧。十五歲那年，就叫我去讀夜學。

跑進了學校，就好像小鳥脫了樊籠。只要有空，就是下雪的天氣，我也要每

晚跑到學校去上課。但是，平均每個星期我最少要缺兩天課。

上課回來，經常的我起碼要自修一個鐘頭書。書本成了我唯一的好朋友，我時時都想和它見面。晚上主人不許我開電燈讀書，我就買洋燭來用。往往讀到十二點鐘睡覺，也不覺得疲倦。我的口袋裏整天都裝着書。白天一手抱小少爺，另一隻手，就拿着一本書。小少爺睡着了，我就要坐着陪他，這算是我讀書頂好的機會。但要是給主人看見了，不賞你兩記耳光，也要挨一頓臭罵：「賤骨頭，你老是放不下你那本死書。你也要多識字嗎？」她們越罵，我就越要找機會讀。

先生很喜歡我，時常的獎勵我。半年之後我由初級班跳上了高級班。除了課本之外，我的先生又借了很多淺顯的書給我看。因為先生的熱心指教，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學會了寫信了。

讀了兩年之後，我的主人就不再給我到學校裏去了。然而我讀書的心，還是不死，時時偷空去看我的先生。雖然沒有上課，但是我的先生還是繼續的教我，

她曾經對我說過：「賤骨頭也要讀書的。難道賤骨頭不是人嗎？你要好好的做人。」我永遠的要牢記着這幾句話。

小姐生活

我的讀書生活

白 丁

讀了「讀書生活」，我就想起我的讀書生活，想起了我從前能夠認識幾個字的苦楚，我就要淌眼淚！

現在，我算是能夠提筆寫一點自己要說的話了，可是，那些從前和我一樣「目不識丁」的姊妹們呢？還有全中國和我從前一樣的姊妹們呢？她們有多少能和我現在一樣？怕還不是想寫一封敘說油鹽柴米的家事信，都還得含羞忍辱去懇求那些會寫幾個白字的男人嗎？

我的家是住在內地的鄉下，算我運氣好，是生在一個做生意人的家庭；雖有五六個兄弟，我還是個獨養女。所以大人們都喜歡我，在重男輕女的鄉下，我還沒有受到什麼苦。要說我受到的痛苦，那是爲了讀書。

我的幼年是很平順地過去了，當我略懂人事的時候，便是我的痛苦的開端。

自然，那時間正是我們女兒家勤苦學習女紅的年齡，但不知爲了什麼的引誘，我老是想讀書。尤其看了兄弟們個個都出外上學了，祇有我一個人留在家裏過那樣的一針一針給他們做鞋補襪的生活，我感到絕大的不滿意！

母親是從我小兄弟一出生就病倒在床上，她不但不能照應我，反要我隨時伺候她。爲她蒸藥，燒茶，以至於替小姪兒換尿布，餵稀飯的事，一齊都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十一二歲的小年紀，就做了大人們應做的家事。

一天，五哥從外面的學校放假回家來了，我實在再忍不住我的心願，就堅決的對母親說：

「媽！下半年我一定要跟五哥去外面讀書，好不好？」

不知怎樣，聽了這句話，仁慈的媽也變得兇惡了：

「你要讀書？你沒有這個命！」以後，她還喃喃地罵了我好一陣。

當晚，我是整整的哭了一晚。

那時，我實在不能理解母親的心情，爲什麼同是一樣的兒女，偏偏我就沒有這個命去讀書。以前，她雖也同我說過許多「讀書是男人的事」的話，我問她外面爲什麼四哥說有許多女學生，她也沒得話說了，現在就一旦變得這樣殘暴。

但我知道這時候父親正在外面爲我的親事在找人家，如果我讀了書，人家就會不放心。

爲了這件事的不遂心，我做什麼事都沒有勁了。因此，就常常挨母親的罵，受嫂嫂們的氣。父親雖說在外面做生意，但聽到這件事，也關心起我來了。逢着年節剪給我的衣料也少寄了，反叮囑母親管緊我一點。

足足有二年的時間，我爲了想讀書，受了許多說不盡的苦。但是我的心總是沒有死。

一直到了十四歲那年，三哥四哥已離開學校跟長輩學生意去了，祇有五哥還在讀書，他同情我。

一次，他就對我說：

「六妹，他們不許你去外面讀書，你在家裏讀書還不是一樣嗎？」

「家裏一個人怎樣讀法呢？」我說：

「我教你。」

我實在得感謝五哥的熱情，從那時起，他真的花了不知多少的心血教我：從「人，手，足，狗，貓，山，水，」一個字一個字讀起，在一個短短的寒假期內，就教到我會造句。但是他教我讀書都得瞞着母親纔可以，有時給母親知道了，他也是一樣挨罵，嫂嫂，不用說是在妬忌我，巴不得我也和她們一樣，一個黑字都不認得纔快意，我不知她們是什麼居心。

不用說，我讀到了一點頭緒就更加用功。五哥又教會了我查字典，他走後沒

人教我，不曉得讀和解的字，我就自己去查字典。我一點不怕麻煩，也不管大人的罵，有一點點功夫的時候，我手裏就拿了本書。弄到母親也沒有我的辦法了，她祇好不管我。嫂嫂她們不用說是更加氣極了。

「六姑娘，媽的藥看好呀！不要讀痴了，燒焦掉了。」

「六姑娘，小狗子好好帶他呀！不要祇顧讀書，由他闖禍。」

「六姑娘，看到灶裏的火呀！」

她們就老是這樣作弄我，故意使得我沒一些兒閒空纔情願。因此，我祇能在夜裏纔偷得些時間來讀書。爲了怕她們常常故意叫醒母親要我省油早睡的原故，我就每晚都要等她們睡熟了的時候，纔悄悄地起來燃着了油燈埋頭讀書。我這對眼睛現在所以會常常生毛病，也怕就是我的這些好嫂嫂的恩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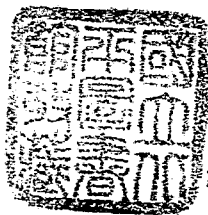
最使我傷心的是父親把我和母親遷到城裏住的那一年！這時候，我已加入了商務印書館的函授學校國文科中級班，也快畢業了。因爲母親的病勢轉惡劣，父

親就遷怒到我身上，把我的二年來所讀的書報和雜誌——記得那時候我正讀着婦女雜誌，申報和文學研究會冰心女士等人的小說，這些書報雜誌的錢，都是由自己在鄉間替人結絨衫，做衣服辛辛苦苦得來買下的，因為那時他們不肯花一文錢給我買一本書——統統搜取了去！我沒有爭辯幾句，他就狠狠地罵我說：

「你還想讀書嗎？你到男人家去讀好了。我家裏是不需要女才子。」

在我母親垂死的那一年，我就不僅是讀書的志願被生生地剝奪了，幾乎我的人格也就給拍賣掉了！

如果沒有我五哥把我拯救了出來，我怕我這篇文章再不會有機會吐露在讀者諸君之前。可是事情現在雖已五六年了，臨死我沒有和她訣別的母親的屍骨已化了，到現在我仍然蒙了忤逆不肖的罪名。



0.255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人文書局

書叢活生書讀

錄紀活生

角三價實冊每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者

讀書生活出版社

發行者

李公樸

編者

讀書生活社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初月九年六三九一

752
2117b